



[圖勢形區戰坤]

編 彙 念 虞

行 發 社 版 出 民 全

六 个 月 来 的 抗 戰

戰抗的來月個六

編 菱 念 虞

圖 勢 形 區 戰 附

行 發 社 版 出 民 全

月 二 年 七 十 二 國 民

六個月來的抗戰

目次

- (一) 戰幕揭開.....(一)
- (二) 東戰場.....(九)
- (三) 北戰場與西戰場.....(五〇)
- (四) 東戰場與北戰場的會合.....(六九)
- (五) 西北戰場論.....(八八)
- (六) 華南戰場論.....(一〇六)
- (七) 論日寇軍事的動向和範圍.....(一一七)

全國民出版發行戰時新書

新亞書店總經理

民族戰爭的經驗與教訓

列寧等著

全二冊二角

六個月來的抗戰

虞念夔編

全二冊二角五分

游擊戰在河北

楊博民等著

全一冊二角

世界大戰何時爆發？

楊志中著

全一冊二角

日本能持久麼？

耿亮編

全一冊二角

八路軍的戰爭經驗

朱德等著全一冊三角

抗戰問題論爭集叢

譚公輔編

先出五冊 每冊一角

1. 目前的國際形勢怎樣？
2. 蘇聯外蒙爲什麼不出兵？
3. 民主有害於抗戰麼？
4. 一黨專政還是聯合陣綫？
5. 游擊戰的真意義

抗戰以來的國際輿論

虞念夔編

印刷中

十月革命與世界

葉文雄編

共四冊印刷中

合購分購均可

一 戰幕揭開

蘆溝橋事變決定了最後關頭

蔣委員長在二十四年十一月五中全會的宣言中曾說：「平和未至完全絕望，決不輕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這兩句話的意思，就是說我們的酷愛和平和對於日本的讓步，都是有限度的。到了和平絕望時，我們會決然地放棄和平；退讓得無可再讓時，我們會在最後關頭的界線站住，不惜犧牲一切與侵略者相週旋。這種歷史的宣言，已在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的發生以後，完全證實了。

蘆溝橋雖然是一個小小的地方，但其在華北地位上却有着絕大的重要性，它不但是河北省一個軍事的要隘，同時更是北方和中部交通的要道，平漢鐵路的咽喉。蘆溝橋一失，平漢路即被截斷，北平也便成爲一個四面受圍的死城了

。我們要保衛平、津，使得守衛蘆溝橋，如果蘆溝橋也像豐台那樣放棄了，那麼就等於把平、津奉送給了敵人。

所以當蘆溝橋事變發生後，舉國民衆，莫不悲憤激昂，認爲我們犧牲的最後關頭已到，覺得再不與敵人拚個死，中國便得走上滅亡之路了。接着蔣委員長也於七月十七日在廬山發表重要談話，說明蘆溝橋事變的重要性：「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蘆溝橋。如果蘆溝橋可以受人家壓迫強占，那末我們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爲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蘆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同時並表示了我們對於華北的嚴正立場，聲明絕對維

護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

蔣委員長長的談話發表後，日本軍閥，對我當局的表示，竟視若無睹，一面仍利用虛偽的和平談判作爲緩兵之計；一面即調遣大軍，佈置工事，發動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向我北平，宛平和蘆溝橋等處大舉進攻，頓使和平一線微弱的曙光歸於消滅，迫我們走上犧牲最後關頭的境界。我們爲了固守既定的立場，保持民族的生命，也不得不起而應戰。六年來我們心頭所蘊積的一團怒火，終於隨着蘆溝橋畔的炮聲爆發起來了。

平津失陷與全面抗戰的展開

二十九軍奉令抗戰以後，平、津各處乃相繼發生激戰。我們的忠勇戰士雖浴血抗敵，誓死守土，無如事變急迫，敵焰猖狂，致使五百年文化故都的北平，終於在七月廿九夜陷落敵人之手。佟麟閣，趙登禹兩將軍和五千忠勇戰士的殉國南苑，真令人感到無限的慘痛！在這次事變中，日本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

與蹂躪文化殘殺無辜人民的暴行，已向全世界暴露無餘了。

北平既已喪失，天津亦相繼淪陷。當天津失陷之初，軍訊曾一度歸於沉寂，然有識的國民對於此種暴風雨前之緊張的沉寂，咸知爲發動全面抗戰的預兆。觀乎蔣委員長於平津突變後對新聞記者談話中所說：「余自信必能盡全力負全責，以挽救今後之危局。須知平、津情勢今日如此轉變，早爲國民有識者預想所及。日人軍事政治勢力之侵襲壓迫，由來已久，故造成今日局面，絕非偶然，況軍事上一時之挫折，不待認爲失敗，而且平、津戰事不能算爲已經了結，日軍既蓄意侵略中國，不惜用盡種種之手段，則可見今日平、津之役，不過其侵略戰爭之開始，而決非其戰事之結局。」和「今既臨此最後關頭，豈能復視平、津之事爲局部問題，任聽日軍之宰割，或更製造傀儡組織。政府有保衛領土主權與人民之責，惟有發動整個之計劃，領導全國，一致奮鬥，爲捍衛國家而犧牲到底。此後決無局部解決之可能。國民須知，我前次所舉之四點立

場，實爲守此則存，逾此則亡之界限，無論現時我軍並未如何失敗，即使失敗，亦必存與國同盡之決心，決無妥協與屈服之理。」的一席話。已足見平、津的失陷，已到了我們發動全面抗戰最後的時機。更從各省軍事領袖如閻錫山、白崇禧、余漢謀、何健、劉湘、龍雲以及在野將領如蔡廷鍇暨十九路軍舊屬首領之連袂晉京，促成民國空前未有的大團結之事實上加以判斷，益使我人了解當局救亡衛國的決心。果然爲時未久，全面抗戰終於在舉國上下一致團結的精神與奮鬥犧牲的決心底下，從南口、察北、津南和淞、滬相繼展開了。

淞滬抗戰的發生及其現狀

誰都知道，我們的抗戰爲的是出於自衛。所以，我們雖已下了全面抗戰的決心，然一面尙予敵人以反省之餘地，苟敵人能於嚴重的危局中悬崖勒馬，我們都願以和平方法尋覓解決糾紛的途徑，決不輕向敵人挑釁。故平、津淪陷以後，我們雖嚴陣準備抗戰，但在敵人未向我們進攻以前，我們依然是那樣沉着

鎮靜。如此次上海事變的發生，也全爲敵人的預定計劃而起。七月廿四日之藉口水兵宮崎的失蹤，而大事作軍事行動之準備，企圖造成嚴重的事態，以達其進攻淞、滬的目的，這便是一個例子。可幸不久，那位失蹤的水兵已在江蘇境內發現，經我方押送交回，一場風波，始行平息。然而敵人的進攻淞、滬，原爲其既定的計劃，不達目的是不肯放手的，至是乃以斷然手段，於八月九日晚間遣派陸戰隊官兵兩名，武裝潛入滬甯虹橋飛機場偵察，以圖滋事，我守衛保安隊因阻止其前進，卒被槍殺，致使我方爲自衛計也被迫回槍，將該日水兵兩名擊斃。此種不幸事件而發生於險惡的時局下，其嚴重性不問自曉。而日本水兵之武裝潛入我軍事地帶，無端開槍殺我守衛士兵，則其有意製造嚴重事態，更不言可喻了。

當這不幸事件發生時，中國當局卽向日方聲明，決以誠摯公允的態度，從事調查，採用外交方式解決，日方當局也表示同意和平從事。孰料調查未竣，

彼竟調遣大批軍艦來滬，兩三日間，爲數已達二十餘艘，軍火士兵，源源而來，足見其對於外交談判毫無誠意，不過藉此以作緩兵之計，一待大軍齊集，卽行發動武力進攻，使我們臨事失措，欲戰不能，欲和不得。此種奸計原爲日方的慣技，以往事跡，歷歷可數。所以這次我們是再也不能受欺，讓淞滬與平，津歸於同一悲慘的命運。只得也急調大軍，星夜增援，以防萬一。這種措置，乃爲守土自衛應有行動，誰也不能非議，然日方竟提出指摘，謂爲違反淞滬停戰協定，應即撤退駐軍。當經上海市長俞鴻鈞據理嚴詞駁斥，並要求日方應先撤退軍艦，以滅除滬局的嚴重空氣。外交談判，至是遂無結果而散。我方爲努力最後和平計，當于駐滬外國領團之前與日方約定，在外交談判未得要領以前，雙方不得輕啓釁端，藉免事態趨于險惡。詎料言猶在耳，而背信違約的日軍竟于八月十三日晨向我閘北區警戒線內衝入攻擊。我守軍雖被迫抵抗，但仍不願事態擴大，只將挑釁日軍驅出，並未予以追擊。一面再向日軍當局提出嚴

重抗議，盼其尊重諾言，制止陸戰隊的挑釁行動，俾外交談判得以繼續進行。此種委曲求全與酷愛和平的苦心，已爲舉世所共見。可是，日方對此，却視若無視，不但對已發生事態不予制止，益且發動其陸空軍向我江灣，閘北，引翔港各處作大規模的進攻。至是，我們也不得不決然放棄最後的和平希望，下令抵抗了。此爲淞滬抗戰端發生的經過始末，也爲我們全面抗戰行動的開始。（陳斯英，時事類編特刊第一期）

二 東 戰 場

自從八月十三日上海戰爭爆發以來，敵人作戰的主力，是停在浦江中的軍艦，而不是佈置在虹口一帶的陸戰隊。由吳淞口到近外灘的江面，停着二十艘左右的日艦，借着英美等軍艦的掩護，向我江灣及浦東陣地亂施轟擊。不過，由於我方同樣有着重砲，又有飛機的幫同作戰，使這些軍艦的戰鬥力量，受了很大的打擊。

在江面上的軍艦之外，敵軍作戰的重要武器，是飛機。敵機在上海周圍，曾襲擊我閘北，南市，浦東等處陣地，特別注意於虹橋及龍華飛機場。在上海以外敵機更沿着滬杭及京滬兩鐵路，轟炸我交通線及京杭安徽廣德，江西南昌等處的飛機場，這種空中攻擊，以騷擾我後方的作用居多，實際，破壞效果很

少。但在這些空中戰爭方面，敵人已暴露了許多弱點，第一，敵人空軍未能在上海建立飛機場。祇能以停泊吳淞口外的航空母艦為根據地，有一部分重爆擊機，甚至是從遠在八百哩外的台北空軍根據地飛來的，這樣長途遠襲，收到的結果很微。第二，以前日軍侵華，用飛機作戰，我方既沒有出動空軍，又沒有使用高射砲，加以抵禦；這次則我方的空軍和高射砲都活躍起來了，敵機深入我腹地，到處遇到我空軍的截擊，因此有不少日機被我擊落，使敵人空軍遭受很大的損失。第三，敵人空軍技術的落後，在這次已充分顯露，他們不但投彈漫無目標，而且機身很損壞，比起我方空軍所表演的靈敏準確的技術，已遠見不如。

滬北的戰爭，漸入陣地的局面；但敵人的陣地，祇有在江灣路司令部一帶，比較鞏固，在楊樹浦一帶，陣綫比較漫長，就顯得力量薄弱。這整個的陣地，原是分為三段：楊樹浦底為左翼，由江灣及引翔鄉通達匯山區為中路，日司

司令部及北四川路一帶爲右翼。在戰爭的初期，我方由兩翼並進，左翼先破壞日方在公大紗廠附近所築的飛機塲，右翼則以強力壓迫日司令部；但由於日軍右翼利用租界作掩護佔得不少的便利，我方突然改變戰略，使中路猛烈推進。這一步大獲成功，我軍直入其美路嘉興路，華德路，進佔匯山碼頭將楊樹浦與虹口區的日軍，截爲兩半。同時我軍大砲與飛機集中向百老匯路，浦江岸一帶轟擊，使這一帶到處起火，日軍的後方交通線全受擾亂。敵人利用租界居屋作爲掩蔽的優勢，大都失去。（參看第一圖）

我中路突破成功

自從我方的中路突破計劃成功以後，敵人顯然已無能爲力。我中路先頭部隊所達到的地段，是匯山路與百老匯路的交叉點；這樣，楊樹浦與虹口區敵軍的聯絡，在陸上至少已被切斷了。在虹口區的敵軍，被我軍幾度火攻之後，交通線已大受阻礙；我軍右翼曾經趁這個機會，由虬江路進擊北四川路與上海大

戲院附近的敵軍，不過，因為這地帶，在江灣路日司令部到黃浦江岸的主要交通線上，佔着重要的地位，日軍拚命死守，故我方的進攻也很不容易。

在虹口區與楊樹浦區的陣地戰之外，最重要的吳淞口附近的形勢，漸增嚴重。曾有五萬日軍，由海道開來上海增援。這些日軍大概已開到吳淞口外，但無法登岸。我方鑒於一、二、八戰爭時敵軍在瀏河登陸，壓迫我軍後背的教訓，這次在長江沿岸一帶，都佈有重兵防守。敵艦幾次窺探楊林口，白茆口等處，都沒有達到登陸的野心。但從廿三日起，浦江面的日軍艦也有許多開出吳淞口外，有大砲猛轟岸上我軍陣地，以掩護他們軍隊的登陸。

搶羅店

日軍來華增援的人數，約在三、五萬之間，他們在楊樹浦虹口一帶，我軍已迫近江岸，他們要登陸作戰；顯然是處於不利地位，因此，他們軍艦泊在吳淞口外，策劃了幾日，乃決定在長江沿岸分頭侵擾的戰略。他們計劃登陸侵襲的

地點，是瀏河口。寶山的石洞口與小川沙口，吳淞口上的蘆藻浜與張華浜。以及浦東的高橋。川沙，南匯等處。他們最初在蘆藻浜與張華浜登陸，同時趁着我軍集中注意於吳淞口的時候，又派兵偷襲寶山的石洞口與小川沙口，由此登陸，一直衝向羅店。據我方準確的估計，敵軍在各處登岸的，約有一萬五千人光景，但在登陸時被我軍衝鋒撲擊，損失也有千餘人。最猛烈的爭奪戰，是在羅店，因為這地方位置在寶山，瀏河與嘉定三面的會合點，關係非常重要，經過我方以重力進擊，在二十六日，敵軍已退往月浦和瀏河一帶了。

在江海沿岸的爭奪戰以外，敵人的空軍仍舊不斷飛往我京杭鐵道線一帶，濫施轟炸，因為我們內地的防空組織很好，敵人的空隊也未顯出多大的威力。而由于敵機的濫施轟炸，在二十六日下午竟於無錫附近用機關槍射傷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已引起國際間——特別是英國——對於日軍野蠻侵略的強烈反感。

敵登陸被圍

吳淞一役，敵軍死傷達三千人，在沿江岸的全部戰綫上，敵軍死傷共達八千人，現在他們又不得不等待援軍，準備用新的力量來進攻了。

敵軍登陸的部分，限於三個部分：吳淞砲台，蘊藻濱，張華濱是一部分；由小川沙口，石洞口到羅店是一部分；瀏河是一部分。在第一個部分，我軍圍着一條半圓形的陣綫，東南兩處自殷行，西北站貼近吳淞舊砲台；這陣綫像鐵箍一樣，正在步步收緊，結束那江岸一帶敵人的生命。在第二個部分，羅店經過猛烈的爭奪戰，三分之二還在敵手，三分之一已入我手，敵軍現正在據守着東北與西北兩面，但是我方已從兩翼包抄，切斷這方面敵軍企圖和瀏河敵軍取得的連絡，在第三個部分，瀏河敵軍上岸的也不少，但因羅店已被我包圍，敵人在這方面的進路，已被堅決的阻住。一面我方仍堅守寶山，獅子林砲台，及月浦一帶；這一帶成了一個楔形的陣地，把登岸的敵人切開。

重心移寶山

重心又從羅店移到寶山。這有幾種原因：第一，敵人在羅店方面的軍隊，最近被我方重重包圍，和其他方面登岸的敵軍完全切斷連絡，已陷於漸被消滅的境地。第二，在瀏河及石洞口，小川沙方面登陸的敵軍，因為沙灘鬆軟，我方砲火又非常猛烈，無法把坦克及大砲等重兵器運上岸來，所以攻擊的力量始終非常薄弱，陣地也不易建築。第三，在吳淞方面，敵人已佔據炮台灣及吳淞鎮，又由於敵艦可從吳淞口外及黃浦口面同時發砲，掩護作戰，敵人運上岸的武器比較多些，因此他們企圖從吳淞推進到寶山，再進攻月浦，由此與羅店方面的敵軍取得連絡。

在九月四日晚，敵人即開始向寶山猛攻，我軍英勇應戰，把第一度的進攻擊退；但在五日下午，敵人又增加大批援軍，用軍艦上的大砲與空軍的飛機同時掩護進攻，我軍損失頗大，不得已退出寶山縣城，堅守獅子林砲台，到月浦

之間的防線。九月六日，我軍取得了後援，立刻發動反攻，又把敵人從寶山掃蕩出去。在這一場血戰，敵人損失了兩團人，而我們的損失并不大。

敵人進攻寶山雖然失利，但他對於這方面的企圖，顯然沒有放棄；他作戰的計劃，一方面仍是出吳淞向寶山作正面的攻擊，同時又以軍艦擁護軍隊在獅子林炮台登陸，襲擊寶山的後路。

另一方面，敵人的許多軍火已在楊樹浦方面連陸，現在他們正沿着軍工路挺進。同時一部分軍艦又掩護軍隊在虬江碼頭登岸。那目的是要使楊樹浦與張華浜兩處的軍隊，取得連絡，由此可以把許多重兵器從楊樹浦運往吳淞，再轉而進攻寶山通達羅店，由羅店集中力量，向嘉定進攻。

軍工路激戰

因為江岸一帶，不容過多軍隊駐足，又因為敵軍的重兵器，祇能由楊樹浦登陸，必須設法由此運往吳淞羅店等前線，所以敵人進攻最猛烈的兩處，即是

軍工路一帶與月浦到楊行的一線。敵軍一面由楊樹浦攻軍工路，一面又由虬江碼頭登陸，直攻市中心，但都被我軍擊退。在月浦到楊行的一線，因為寶山已失，獅子林砲台也有敵軍登陸，所以月浦最爲吃緊。

在這兩線以外，閘北比較平靜。浦東只有遙遠的砲戰，瀏河敵軍也無大作用，而羅店附近我軍兩翼很有進展，把敵人包圍得更緊了。照統計，敵人開來上海，已有陸軍五師團，連騎兵千人和原來的海軍陸戰隊，總數達十萬人之多，浦江及吳淞口外的敵艦，約計一百三十艘，飛機約有二百架光景。但是這樣巨大的軍力，還只能佔有我狹狹的一條江岸；倒是一個月內作戰的代價，敵軍死傷已在萬人以上了。

我退守新陣線

敵人猛攻月浦楊行一線，同時又由楊樹浦進攻軍工路，由虬江碼頭進攻市中心；由於我軍的勇敢死守，敵人始終不能得手。不過，這兩處的陣地，在我

軍的戰線上，都是凸出的部分，要堅固的守禦須冒着重大的損失。譬如，敵人先用海陸空軍三方猛攻，我軍陣地被毀壞了，退後下來。但在敵軍進佔我們陣地的時候，我軍又用衝鋒肉搏的方式，把他們打擊回去，重新建立起陣地來。這樣的往來衝搏，敵人的消耗損失固然不小，可是我們的損失也相當重大。於是九月十三日晨，我軍於佈置一個新陣線完竣之後，就以最鎮靜最有秩序的方

式，把這兩處凸出陣地的軍隊，自動的移動回來。

我軍從楊行和市中心，引翔港方面各移回五公里光景，守定在新陣線。這新陣線從瀏河起，經過羅店，廟行，江灣，八字橋而到北站，全長六七十公里，差不多成一直綫形，只有在江灣的部分，成一彎彎的弓形，對着由市中心攻來的敵人。這陣線比較上已遠離了江岸敵艦的砲火，在守禦上佔着很大的便宜。這時敵軍進攻的重心，大概是廟行和劉行，這是一二八的舊戰場，敵人重來這個地方，應該有些胆寒的吧。

這次我軍的修正陣綫，在軍事上是所謂「戰略上的撤退」(Strategie retire)，許多外國軍事專家，都認為很對。因為我們這次的抗戰，是一種持久戰，在必要的情形下，固然應該把每一塊陣地堅守，消耗敵人的力量，但在非必要的地方，死守陣線上的一二處凸出部分，引起自己的過多耗損，也是不應該的。一個月來，我們與敵人爭奪江岸一帶，使敵人死傷二三萬人，消耗無限的軍火，然後讓敵人佔去了幾公里的陣地。可知以後方敵人再要圖進展，他必須付下更大的代價。(參看第三圖)

廟行激戰

我軍移動到第一道防線以後，作戰情形非常良好。天雨泥濘，阻滯了敵人的進攻，減削了敵人的火力；而我軍趁着防線佈置完竣之後，却又看準敵人的弱點，乘虛反攻，九月十六日克服羅店，又由劉行進攻永安橋，差不多兩進展到楊行附近。這表示我軍的移動防線，仍保留着充分的力量，隨時準備進攻

的。

在江灣方面，我軍也仍舊保持着突出的一個三角形，插在市中心與引翔港敵軍的中間，使他們的進攻受到牽制。在北站一帶，我方的陣地仍然鞏固。

其時上海方面繳戰的中心，大概在廟行一帶。此外，敵人最急於進攻的，當是浦東，因為這一個半島形的地方，正附着吳淞，江灣與楊樹浦敵人的後背，他們早感到非常顧忌。敵人也企圖由浦東登陸，進襲南市。

敵企圖大場

這時上海方面的形勢，已入於陣地戰的狀態。我第一道防綫非常堅固，敵人是採取中央突破的戰略，即把攻擊的重心放在劉行至江灣的一段。他們分二路進攻，一是由楊行進攻劉行，另一是由市中心進攻江灣。其最後目的，則在佔取大場，使我第一道防綫失却左右的連絡。

羅店方面敵人的陣地是在東北方面，我軍在西南方面，這個地方顯然沒有

完全落在敵人的手中。瀏河鎮則仍在我手。楊樹浦方面，我大隊空軍於九一八之夜，前去襲擊七次，使敵人的防禦工事及軍火儲藏，遭受重大的損失。敵人在驚恐之餘，在十九，二十兩日，也派遣飛機五十餘架去我首都襲擊，但被我空軍暴烈迎擊，敵機損失七架，我機亦損失三架。敵人後來又威脅，定於二十一日十二時後用大隊空軍炸毀南京，但我方顯然并不懼怕。

在蘇北隴海路東端的連雲港，敵人艦隊也有窺探模樣；敵人的企圖，一面是要截斷津浦綫的南北連絡，另一面是由此西進，威脅我華北作戰主力的後方。

敵待增援

來了一個激戰後的休息期間。敵人從羅店，楊行，江灣，市中心，攻我第一道防線，毫無結果。中路的突破，敵人早知道是無望的；由兩翼側，也顯然無隙可乘。這時敵人在上海作戰，已感到了幾種缺點，即：第一，羅店瀏河一帶，河浜很多，坦克及鐵甲車等機械化部隊，很少用武之地。第二，我的陣地

建築鞏固，他們的佔攻，是在爭奪一個一個的村莊，這樣的消耗對於他們顯然有點吃不消了。第三，直到這時敵人所佔的陣地還是非常狹小，要佈置下十多萬軍隊，完全舒展不開。

淞滬戰線的比較平靜，一半是由於敵人又調集了四萬軍隊到滬，一半則敵人必又在計劃他方面的襲擊，以打破現在陣地戰，消耗戰的僵局。

在淞滬戰線比較平靜的時候，在南京，廣州，和漢口，由於敵人轟炸，却造成了相當緊張的局面。九月二十二三日，敵機三四十架，飛襲南京和廣州，廿四日敵機十餘架襲漢口。牠們的目的不在攻擊我軍事設防地帶，而在轟炸我平民住區，結果南京漢口的平民死傷各數百，廣州平民死傷盈千。這樣殘酷的戰路，目的是在搖動我人民的戰鬥意志；但是我們全國民衆除了切齒痛恨敵人的暴行以外，顯然是毫不畏懼。除京粵漢外，還有許多城市都受到轟炸，但敵機也被我高射炮擊落了幾架。而南京的轟炸，因為這是我國首都，各國外交人

員與僑民，目覩敵人的故意炸殺我平民，已激動義憤，由他們政府向敵方提出嚴厲的抗議，使敵人在外交地位上感到非常的孤立。敵人儘管兇暴殘忍，但在全世界唾棄之下，在我們堅決抗戰之下，牠到最後必歸於失敗。

我退守滬太路

敵軍對於上海的第四次總攻，在十月一日晚開始了。戰略上的改變，市中心與蘆草濱的敵軍，忽然向楊浦樹與吳淞兩方面撤退；而劉行到羅店的我軍左翼與寶山路到北站的我軍右翼，開始感到了敵軍的加強攻擊。這個戰略上的改變理由是：（一）敵軍對我第一道防線中央突破的計劃，結果只是徒然犧牲，毫無所成。（二）敵軍認為從羅店到太倉，從劉行到南翔的進攻，始終是上海戰中最重要的一線。（三）閩北方面，我軍防線一直伸展到近北四川路各里弄口，使敵軍深感威脅，所以急於發動猛烈的反攻。

左翼方面的戰線，實際上有兩個重心，一個是羅店，另一個是劉行和在劉

行南約三公里的顧家宅。在羅店方面，敵我兩軍的爭奪戰，已經進行了多時；這次敵軍猛烈向西進攻，以距羅店一公里的施相公廟爲重要的目標。從羅店到嘉定約計八公里，敵軍的衝向施相公廟，正是他逐步推進的戰略。在劉行和顧家宅方面，這次的戰爭最爲猛烈；二天二夜中，敵人不斷用飛機大炮猛轟，結果劉行鎮差不多全成焦土，我軍最前線的防禦工事，也大半被毀。在十月三日晚，我軍乃以有秩序的行動作戰略上的後退，把陣線移到滬太路以西一公里的地方。這一移動，對於整個戰局上的影響，是很小的；而在下一天敵軍炮火比較平靜的時候，我軍又突然猛衝了前去。

在右翼的閘北北站方面，敵軍也以幾晝夜飛機大炮的轟擊，作爲先鋒；然後在福生路，虬江路與東寶興路，用坦克掩護步兵衝鋒。福生路的百星大戲院，雙方屢得屢失，結果仍在我手。在東寶興路，敵軍自稱已佔領啓秀女校及天主堂。總之，這表示從寶山路到廣東街的許多里弄陣地，始終都在我手，敵軍

至多只能在近北四川路口一帶，稍稍進展而已。

蘊藻濱血戰

自從我軍把羅店劉行的一線向西移動一公里以後，防禦力非常堅強。但是敵人攻擊的重心，却仍是這一線，因為他們企圖由此西進，可以直取太倉南翔，威脅我閘北江灣軍隊的後部。敵軍一面由羅店向西攻施相公廟，一面由劉行攻廣福鎮；同時，在蘊藻濱北的敵軍，也企圖衝過河濱，進攻廟行大場，與羅店劉行方面陣線的進展相呼應。在兩日兩夜中，在我兩軍隔着蘊藻濱血戰；敵軍屢次企圖渡河，都被我掃射擊退。

敵軍改變了戰略，把中路的進攻放棄，專重左右兩翼；在左翼進行猛攻的時候，右翼方面的進攻，也同時發動。從八字橋經寶山路到北站一帶，敵飛機的轟炸，幾於整天沒有停止。但在這方面，我軍已在寶山路到廣東街一帶里弄中，堅築陣地，敵人飛機的轟炸與坦克車衝鋒，都不能滅殺我方的抵抗力，掩

護他們步兵的進展。

我反攻劉行

從十月五日開始，淞滬戰綫的敵軍，因為企圖渡過蘊草浜，進攻浜南的廟行與大場，與我軍發生激烈大戰。這大戰一直繼續六天六夜還沒有停息。差不多把蘊草浜水都染紅了。自然，這裏流得最多的是侵略者的血！

這次敵軍的進攻蘊草浜，是他們在羅店劉行一綫猛攻以後必然發展。自從九月底我軍把陣綫移到滬太路以西一公里之後，敵軍就從羅店進攻施相公廟，從劉行進攻廣福鎮，企圖由此西進，直取嘉定南翔；不過這新的進攻很困難，我軍在蘊草浜南廟行大場的陣地，非常堅固，使敵軍的側面受到壓迫。因此，敵軍把張華浜方面的軍力移到了蘊草浜北，就開始向南岸進攻。

敵軍在三處渡過了蘊草浜，總共人數約有五千。我軍奮勇迎擊，有很多敵軍在浜中溺死。渡過去的五千人，結果被我軍衝成三段，和浜北的敵人大部截

斷連絡。經過六天六夜的殲滅戰，五千敵人死傷已在半數以上。在唐橋和西六房兩處，敵人差不多全部被殲滅。

正當蘆草浜血戰的時候，在施相公廟與廣福一綫，仍有猛烈戰事；因爲天雨泥濘，敵方重兵器失去效用，我方頗佔優勢。在雙十節的一天，我軍從廣福發動反攻，推進到近劉行的地方。左右翼江灣閘北一帶，也仍有劇烈的市街戰；雙方的陣綫並無變動。此外，在浦東方面，我炮兵陣地趁着風雨地濕，屢次向浦江中的敵艦與楊樹浦的敵人後方開砲，敵方也不斷回砲。結果敵方軍火儲藏處頗有損失，我方則損失很微。

敵圖大場不成

因爲天氣轉晴，敵人飛機四出活動，濫施轟炸。在閘北一帶，轟炸得最爲厲害；但是我軍的防禦工事非常堅固，並沒有受到多少損害。

在蘆草浜方面，總共渡過了敵軍，有二萬五千人以上；他們向西衝廣福

，向西南衝陳行，而主要的目的則是大塲，企圖奪取這個軍事要點，一直進攻南翔。但是被我軍衝鋒肉搏，死傷敵人在五千人以上。他們的目的地顯然無法達到，始終困守在浜岸一帶。敵人原定在十月十五日必須衝到我嘉定與南翔的第二道防綫，但他們距離這個『理想境界』還遠得很。

大塲的突進沒有成功，這時敵軍似乎又在注意瀏河。瀏河口與楊林口，白茆口等處，都有敵艦窺探，企圖派陸戰隊登岸，但沒有成功。

我由閘北總攻

敵人渡浜雖然成功而進攻大塲顯已失敗。在浜南的敵軍二萬五千人，被我猛烈進擊，已經傷亡過半，這時大部分困守於浜南黑大黃宅，嚴家灣，唐橋數處。他企圖把廟行大塲的我軍擊退，截斷我左右翼的連絡，同時向西南直取南翔。

十月十四晚，我軍在右翼閘北方面，開始了一次總攻擊。閘北的步兵，浦

東的大砲，與二十三架飛機，同時向虹口楊樹浦作了一次總攻擊。我軍從寶山路廣東街衝到了北四川路，控制了橫浜橋到老靶子路的一段。

這時敵人對我的轟炸，是算得厲害的。在閘北一帶，差不多是整天不斷轟炸，但是它們只能造成一些物質上的破壞，對於我們的防禦力量，却無多大損害。在京杭蘇州，嘉興等處，即沿滬甯滬杭兩路的各重要點，敵機也不斷轟炸，造成許多物質上的損害。

企圖取真茹

敵軍從十月初開始猛衝蘊藻浜，就有着一個企圖，即要從這裏進攻大場；由此直下真茹，使我江灣閘北部隊背後感受威脅，不得不退到第二道防線。敵軍渡過了蘊藻浜之後，被我猛烈反攻，只能困守浜南黑大黃宅，唐橋，嚴家灣一個狹隘的陣地。但是他們在這一帶築下堅固的陣地之後，又從閘北開下數萬敵軍立刻向南推進。這推進分幾路：東面由嚴家灣攻廟行與大場之間，西面從

黑大黃宅一直南下，避開了大場的正面，而進攻大場西面的葛家牌樓，壩石橋以至黃港。這兩條進攻路線中間，前一條是虛張聲勢的，後一條則爲實際進攻的；因此，在黑大黃宅，葛家牌樓與黃港的一線上，敵軍用了數萬人來攻，居然跨越了蕪村塘，佔領葛家牌樓，一直迫近黃港。另一方面，更有一支兵西取牆門頭，直追楊宅。這進攻是採取突破一點的戰略，敵人差不多是以陸空軍及大炮坦克全力來攻，我軍則也用全力死守；經過無數次的衝搏，敵人始終保持這個尖端插入的部分，守住葛家牌樓。這時敵軍離開大場，約有二三里光景。但是我軍却從東西兩面開始猛烈的反攻。敵人空軍天天在我大場·江灣以至閘北陣地轟炸，這就是在準備個大血戰。

大場血戰

在大場的北面和西面，幾天幾夜的血戰，還是繼續着；但有一點可以斷定，敵人要在短期內攻佔大場，決不可能。我們的軍隊是太勇敢了，敵人差不多

已經用足了他們的火力，却還是不能把我們防禦的堅壁衝破。在大場北面的馬橋宅，在葛家牌樓與黃港，在頓悟寺西面的陳家巷，在廣福東面的我軍陣地，都曾經被敵人的炮火轟毀一角；但是敵人即使佔得了一個村莊，却不能再佔我們的第二個村莊。要一直衝下，更是沒有可能。我們有着一道道防禦的堅壁，橫在敵人前面；他們不是消耗了千萬顆子彈，犧牲了千百條生命，休想進展一步。所以，這時馬橋宅的敵人，離大場二公里；葛家牌樓敵人，離大場也有二公里，離真茹則有六公里；陳家巷的敵人，離南翔也有六公里；這些距離在地圖上看來，是一些些；而在實際作戰上，也許會等於數百里。

不過，過分的張皇雖然不需要，幾天來大場方面的血戰，實在可算是最險惡的。敵人進攻的戰略，是避開了大場的正面，而由黑大黃宅向南，以尖端插入的方式，企圖直取真茹。但是，從十月二十一日起，我軍開始了全面的反攻。這反攻特別注意於大場正面，牆門頭宅東北，及廣福東面三點，準備把敵軍

的尖端完全截斷。結果，我軍差不多把敵人打回葑村塘北，在廣福方面，進達新木橋。但是後來敵人仍拚命進攻，我軍因爲在攻克的地點，不及建築防禦工事，仍舊退回原處。

這時敵我在大場方面對峙的陣線：在大場正面，沿滬太公路，兩軍相持於馬橋宅南；在大場西面，兩軍對峙於葛家牌樓及小池園之間；在蘊草浜北岸頓悟寺方面，敵軍前線在陳家巷；在廣福方面，我軍據守廣福四周的陣地。照現狀看，敵人的注意點，不在葛家牌樓方面的一直進取，而在由馬橋宅南下，由陳家巷西進，以增強他的尖端插入的形勢。在我們方面，則是以穩紮穩打的戰略，使敵人的每一步進展，都不得不付下最重的代價。（參看第四圖）

退守第二道防綫

敵人由蘊藻浜向大場進攻，到十月二十五日，已達猛烈的頂點：敵人的砲火繼續猛轟到一百小時以上，而在二十四日，敵人的海軍飛機一百五十架差不

多全部出動，集中轟炸我陣地，結果大場西北兩面的防禦工事，大部分被毀。在這種險急局勢之下，我軍的繼續死守成爲軍事上非必要的犧牲，所以在二十五晚，我軍一面退出大場，一面把廟行方面突出部分的軍隊撤退。又因爲大場西面的敵軍，分兩路直取南翔與真茹：向南翔的一路，於二十五日沿蘊藻浜北由陳家行向西南推進，逼近離南翔二公里半的小南翔；向真茹的一路，於二十五晚到達真茹無線電台附近。這種情勢很有截斷我江灣閘北右翼軍後路的危險，所以，在二十六晚，我江灣閘北的部隊，也開始向西撤退，集中於滬西蘇州河南岸。二十七日晨江灣，閘北煙火漫天，表示我軍撤退已大部完竣，敵軍已衝入放火。

這時敵人的先頭部隊已達到真茹車站，迫近南翔，在京滬路到蘇州河之間的一段，將爲爭奪地帶；但我軍的主力部隊扼守蘇州河南的陣地，保障滬西，滬南與南翔嘉定之間的聯絡。（參看第五圖）

四百壯士

戰爭的重心由北區移到西區後，這條戰線是够堅固的，因為由瀏河到南翔，我方防禦的鞏固，敵人早已來嘗試過；小南翔經江橋到北新涇，再沿蘇州河岸到梵皇渡附近，約七里路，是可以利用河道作爲天然防禦的地帶。我軍於十月二十六日退出關北，二十七日在真如彭浦對敵人作一次反攻，就在這時把蘇州南岸的防禦工事布置完好，等到真如鎮被毀，我軍就退到河南，把中山路橋梵皇渡鐵道橋樑炸毀，斷絕敵人的進路。這時敵人對這方面的進攻，有兩個目標：一個是從真北路南下，攻北新涇，企圖在北新涇與梵皇渡之間的周家橋渡河；另一個是進攻小南翔及江橋，特別注意於江橋一帶，企圖突破南翔的右翼。從十月三十一日起，敵軍幾次在北新涇及周家橋渡河，都被我擊退，江橋方面，虬江及申紀浜等河道交叉，因爲水道不闊，敵人要渡過也比較容易。

關北我軍退出後，謝團四百壯士扼守四行倉庫，與數千敵軍對峙四晝夜之久。四行倉庫在租界北蘇州河岸，謝團一營四百餘人因奉命在最後作戰，決定

在倉庫中死守，四晝夜間，敵人拚命進攻，都無效果，把我國旗高舉倉庫屋頂，雄視周圍的渺小敵旗。最後因我軍事最高當局命令，方才整隊而退，完成開北抗戰中最光榮的一幕。

敵渡河被圍

敵軍連日渡蘇州河進攻，曾經在中山路橋，劉家宅，北新涇，屈家橋，吳家庫及廳頭等七處渡過，但大部分都被我擊退，敵人的工程隊損失很重。不過在周家橋，劉家宅及吳家庫廳頭方面，敵軍拚死守在民房中，還沒有消滅。起初外報傳說有八九千敵軍渡河，很引起人的顧慮，後來知道過河的數千人，殘留的不過千人，而且在我嚴密包圍殲滅之中。

蘇州河在滬西的一段，並不寬廣，而且河岸北高南低，是敵軍容易偷渡的原因。特別是蘇州河與申紀浜相連的一帶，有許多小浜，便於敵人渡過；所以在吳家庫廳頭的一角，敵人渡過的較多，但是我軍連日已加以猛烈的堵擊。敵

人在蘇州河岸的戰略，是企圖仿照蘊藻浜岸的辦法，先佔住一根據地，然後加強力量，向前發展；他們企圖向南佔據虹橋飛機場，作為在長江一帶空軍活動的主要根據地，更企圖向東南取得龍華，達到包圍上海的目的。

我們特別要指出的，在廣福到南翔一綫，我軍防禦工事非常強固。敵人屢次進攻，都不能搖動分毫。在這方面，敵人的右翼是常常受到我軍的威脅的。敵人渡河特別注意於蘇州河與申紀浜交接的一段，其用意也就在以廳頭及田肚宅為基點，向西南面的華漕鎮伸展，威脅我南翔陣地的側面。

敵在金山衛登陸

敵人不能一直沿蘇州河南下，却從杭州灣的金山衛突然登陸，企圖直取松江，抄襲我浦東的後路。敵人這次的進攻杭州灣，開始於十一月五日清晨；他們在飛機大砲掩護之下，從漕涇鎮，金山嘴，與全公亭三處登岸——這三處中間，金山嘴是主力進犯的地點，其餘兩處是掩護和牽制作用的。為了掩護這登

陸進攻。敵機與敵艦又向乍浦，澉浦與海鹽猛烈轟炸。敵軍最初用一千人登陸，在全公亭的到新倉就被我軍阻止；從漕涇登陸的，進到離葉樹六里的亭林；從金山嘴登陸的，一直進向金山衛，張堰，達到離佘來廟不過四公里的松隱。佘來廟在浦江上游的南岸，過江約六公里，就是滬杭線上的軍事要點松江。敵人這一下進攻的野心，一方面是要威脅我第二道防線側翼的基點，另一方面又是要抄襲我浦東守軍的後路。這時我軍已從正面用大軍堵截，又在兩翼的柘林與乍浦，沿公路向敵人夾攻。

在滬西蘇州河沿岸，不斷的陰雨，使敵人飛機大砲的火力，大為減殺。在蘇州河南岸，從豐田紗廠到北新涇的一段，主要據點都在我手，只有由陳家渡到劉家宅的敵軍，繼續向南面的北龔家宅與西面的陳更推動；但這方面的敵軍，還是牽制作用居多，而敵軍主力的推進，則在蘇州河與申紀浜交角的吳家庫，姚家宅，田肚宅方面。敵人的目的是要由此向西南推進，從側面威脅南翔。

我軍退出上海

上海我軍的撤退，原是一個預定的必然的步驟；不過，這次是由於敵人在金山衛登陸，使我們不能不把撤退的步驟提早實行。但我們的撤退還是非常有秩序的。在十一月九日晚，滬西的我軍於扼守蘇州河岸十二天之後，自動把豐田紗廠，周家橋與北新涇三個據點放棄，退守虹橋，七寶與龍華的一線；但在南市與浦東則仍舊留有一部分軍隊與保安隊及警察防守，阻住敵軍的一直挺進。從十日到十一日，經過兩天兩夜的血戰，我軍先把浦東的守軍撤退，敵軍在十一晨經過試探攻擊之後，發覺我軍已退空，才敢登陸深入。同時，在南市的黃浦江岸與日暉港，敵軍也開始用飛機大炮猛攻；我們的守軍一萬人，在三面包圍的狀態下，英勇作戰竟日，最後因日暉港被敵軍衝過，才始退出。另一方面，我們的主力軍也已退守從瀏河經廣福，南翔，泗涇，松江，平湖而至乍浦的一綫。

目前敵軍進攻的重心，已由我左翼移到右翼方面，即在瀏河到南翔的一段，並不積極進攻，而特別着力於松江石湖蕩之間。在九，十兩日，石湖蕩第三號橋附近，曾有最猛烈的大會戰；敵軍的目的，顯然是要在這一段迫我陣線後退，向太湖邊岸進展。爲了加強這方面的進攻，他們又對於右翼的平湖方面，猛烈進攻，企圖衝往嘉善，嘉興。（參看第六圖）

楓涇嘉善血戰

從我人的猛攻蘊藻浜，大場，直到蘇州河岸，到後來的由金山衛登岸，進襲松江，敵人在東戰場的戰略，已由「中央突破」轉爲「外線包抄。」這與「一二八」的戰爭是一樣的：「一二八」的時候，敵人久攻廟行不下，突然在瀏河登陸，促成了淞滬我軍的後退；這次敵人企圖佔領大上海，在大場突破之後，仍舊被阻於蘇州河，結果他又來了這一着，從杭州灣登陸，使我浦東與南市的守軍不能不後撤。不過，這次和「一二八」時代却有一點不同；當時是我軍

一退之後，局部抗戰立刻中止；現在則我軍雖然後撤，而全面抗戰仍在堅決進行之中。

自從我軍移守第二道防線以後，敵軍的戰略，仍是依着外線進行，而特別着重於我右翼松江，石湖蕩，楓涇，嘉善的一線。在敵軍由金山衛猛烈向西北進展的時候，這一綫曾被突破，但這時經我猛烈反攻，嘉善，楓涇已被奪回。敵軍曾有一支衝往蘇嘉路南段的王江涇，也終被我軍殲滅。這表示敵軍的戰略，是企圖從蘇嘉路方面直進，包抄我第二道防線的右翼。

東戰場我軍的中路是在青浦；我軍自從放棄蘇州河岸，已經由七寶退泗涇，再由泗涇退青浦，守着這堅固的陣地。由於中路的後退，左翼南翔廣福方面也不能不放鬆，所以這方面的我軍也先退往嘉定，黃渡的一線，這時又退太倉，安亭的一綫。

蘇州嘉興相繼陷落

這次嘉興，蘇州，常熟，的失陷，是十一月十八到二十幾天間的事情。嘉興我軍於十一月十八日下午退出，原因是在蘇嘉路南段的王江涇，平望兩據點，先被敵軍衝破；我軍一面由王江涇向南壓迫，一面又由嘉善向西挺進，結果我城防工事先被毀壞，不得不退出。因為嘉興失陷，平湖乍浦一綫，已成過於凸出之勢，結果也同時後退，這時敵軍在這方面進攻的重力，是在太湖岸的敵軍方面，進圖由此進向湖州長興，進攻京杭國道。

蘇州的失陷，是三面受敵的結果：蘇嘉路上的敵軍，由吳江北上威脅蘇州；京滬綫上的敵軍，由正儀向唯亭，進迫蘇州的東面；在常熟方面，敵軍於白茆口登陸後，到達支塘，一面往西攻常熟，一面向南越陽城湖而攻蘇州。結果蘇州終於在十九日失陷。常熟則於十八日先告失陷，這也是因為兩面受敵的緣故；敵軍一面由支塘西攻，一面由澆浦口登陸，向南攻謝家橋，進而威脅常熟，結果我軍於十八晚六時退出。

東戰場上這左右兩翼的後退，使我軍不得不放棄沿蘇嘉路的太湖東岸陣地，改守太湖南北面的兩綫。這方面新陣綫的形勢如下：

右翼：南潯——石門——崇德——硤石——長安

中路：太湖

左翼：江陰——無錫

首都陷落

從我軍退出淞滬以後，敵人突然移調華北的大批軍隊，集中力量，進攻南京。十一月下旬，敵人於佔領東太湖，控制蘇·嘉兩軍事要點後，又分兵兩面，一面沿長江岸及京滬鐵路，攻江陰·無錫一綫，另一面向太湖西岸，攻吳興·長興·宜興等軍事要點。這兩方面的各要點，都因敵軍的猛襲而失敗。於是，在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敵軍一面由武進·金壇·丹陽·句容，進迫南京，另一面又由吳興西向趨廣德，進襲無湖，截斷我南京守軍的側路。在南京的我軍

於唐生智將軍指揮之下，曾作非常英勇的抗戰與壯烈的犧牲，最後因為大部分工事被毀，乃於十二月十三日奉令退往江北。從上海被敵軍包圍到南京的墜落，不過一個月的時光，這與淞滬戰場上三個月的抗戰相比，是不免要使人失望的。不過，東戰場上這一番重大變化，我們推究起來，決不是我們軍隊作戰的不力，而是由於下列幾種原因：

第一·淞滬抗戰的三個月，在激勵士氣方面，我們佔得了優勢，在消耗作用方面，敵人佔得了便宜；但我們沒有充分利用這三個月英勇抗戰，全國振奮的期間，動員全國民力，加強戰時機構，以補足長期的陣地消耗戰中間的損失發揮我們無限的戰鬥潛力，結果在一度的形勢逆轉之下，自然容易陷於比較不利的地位。

第二·在杭州灣一戰以後，我軍進攻的重心，已由西·北戰場移到東戰場；這是因為在山西，敵軍已佔有太原，在平漢及津浦兩線，敵軍進迫近黃河，

他們認爲進攻華北的初步野心業在達到，不敢再事深入，所以轉移兵力，進攻中國政治的重心南京及最稱富庶的江浙地帶；在江浙戰場上突然增兵數萬，多少也幫助了敵人的進攻。

第三·江浙一帶的地理形勢，雖然河沒紛歧，但大部爲平原，又因公路的發達，也相當的便利了敵人重兵器的移運；在太湖兩岸的戰鬥中，我們是取着陣地戰的『綫』的防守方式，而敵人倒採用了運動戰的『點』的進攻方式，這樣我們的陣線常被敵人迂迴突破，也是有利於敵而不利於我的。

由於上述的幾種原因，在我軍離開淞滬以後，不到一個月光景，我軍居然攻入了南京，而且佔據了長江岸的另一要點蕪湖。不過，這一個月的戰爭，表面上敵人雖得到了較大勝利，實際上這所謂『勝利』却要打一個很大的折扣的，我們可以拿下面的幾種理由，加以說明：

第一·敵人雖然在短時期內攻入了南京，而他在進攻途中的損失 還是不

小的；這特別可以拿江陰炮台的爭奪戰及京郊的短兵戰，作爲證明；在無錫、常州及廣德的幾次戰役中，我方的傷亡也非常重大；十二月六日我空軍飛往江陰轟炸，敵主力艦長門及其他幾艘軍艦，都被炸毀，更是使敵方寒心的事情。

第二、敵人把作戰重心由華北移到東戰場，目的是要在進攻南京之際，迫我作城下之盟，所以在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南京告急之際，敵人採取了三面進迫的策略；一面由敵將松井屢次發出狂言恫嚇，表示在攻進南京之後，將續攻漢口重慶；一面由日寇的同盟者某國在側面推動，誘脅我國及早休兵，向敵投降；另一面更由少數親日份子與以呼應，主張不惜任何代價，趁早向敵求和。

然而這三面進迫的戰略，結果却是毫無所成：國府的由南京遷往重慶，我軍退出南京時的堅決宣言，以及十六日蔣委員長在前線發表的告國民書，都表示了「抗戰到底」的堅強決心，給與敵人的野心與漢奸的陰謀以迎頭打擊。所以，我軍退出南京以後，敵人在軍事上似乎得一勝利，而在政治上則爲重大失敗。

第三·敵人在進攻的重心移到了東戰場，在西·北兩戰場方面，軍力大為削弱，我軍在乘機反攻；西戰場我軍沿同蒲路反攻，在於十一月底收回張蘭·介休·平遙·太谷，敵軍退守祁縣；在津浦路方面，我軍也從右翼渡河反攻，克復蒲台等縣，使敵人的力量大受牽制。另一方面，敵人雖然攻陷了南京，但是並沒有擊損我的主力，這時敵軍要找尋我主力所在，繼續進攻，已大感困難了。

東戰場形勢的變化，在我方上下一心，表示堅決抗戰到底之後，敵方已感到非常的惶惑了。目前敵軍一面渡長江攻江北，沿運河，津浦路南段及淮南路北進，目的在威脅隴海路上，特別是徐州一帶的我主力軍；另一面則分四路南攻杭州，企圖由杭江路入江西，沿浙贛路西進，與由宣城，寧國西進的敵軍會合進攻南昌。這兩方面，前者的實際威脅力量似乎較大，而後者則將遭受到困難。

蘇浙皖激戰

南京陷落後，經過近十天的混沌時期，敵人的第二期進攻，又開始了。在蘇，浙，皖三省，展開了三面的激戰：江蘇方面在長江北岸，敵軍沿運河和津浦線向北進攻，目的是在徐州；浙江方面敵沿滬杭公路，滬杭鐵路及京杭國道，三路會攻杭州；安徽方面敵由蕪湖渡江，在裕溪口及和縣等地佔住一立足點，企圖沿淮南路向西北，進攻合肥。這三面的激戰，蘇北方面最佔重要。不過，一般的說來，這時敵人似乎還是舉棋不定；因為上海與南京陷落以後，敵人己不能找到我們主力所在的一個軍事重心，作為進攻的主要目標。他一面向杭州騷擾，一面在安徽亂竄，在軍事上都不能顯出重大作用；祇有津浦與隴海兩路交叉點的徐州，為軍事上必爭之地，又有我方大軍駐守，最引起敵人的注意而已。

蘇北的敵軍，由揚州沿運河北上的，被我軍阻截於邵伯、高郵之間；沿津

浦路北上的，已佔領滁州，但也被我阻住於嘉山南面的張八嶺。這兩路敵軍都是以徐州爲目標的。另一方面，由淮南路進攻的敵軍，其第一個目標是離開江岸九十公里的合肥，但更大的野心則可分爲兩面，一是北上經蚌埠趨徐州，另一是由合肥西進，經六安、固始、潢川、羅山而攻平漢路中段的信陽。這後一種計劃，是很毒辣的，因爲敵軍若能威脅信陽，則平漢路中斷，鄭州前後受敵。

在十二月二十日，由南京突圍而出的我軍鄧部二萬人，退到蕪湖附近，對敵軍施以突然的襲擊，幾於把敵軍第十八師團全部消滅。這使得淮南路方面的敵軍，也大受打擊。

杭州方面已入於戰時狀況。敵軍於原來的三路進攻之外，最近又由廣德，泗安方面派兵南侵，過安吉，孝豐，武康而向黃湖，餘杭，這又是敵人外線迂迴的戰略，目的在造成幾面包圍杭州的形勢。這時杭州我軍以退守寬橋及瓶窰

，形勢岌岌可危，但在實際上，杭州並非我軍事上必爭之地，敵人向此威脅，只是表示他的侵略，找不到一個主要目標而已。

北戰場與西戰場

我收復察北

『進攻乃是防禦的最好方法，』這句軍事上的名言，不但在上海已經證實，在華北也同樣的證實了。敵軍進攻南口，未能得逞；但是我軍突由綏東進攻察北，立刻收復了商都，南壕塹，尚義，張北等重要地點。我軍迅速向察北推進將使日軍無法威脅南口的後路。現在我們在華北的戰略，當以由察北進取熱河爲最有力的路線。

在敵人的戰略上，對於南口與張家口兩個軍事要點的進攻，這時還是佔着最重要的地位。關東軍一面開入河北，轉平綏路攻南口，一面由熱河入察北，進攻張家口。

戰爭重心，漸在轉移之中。南口的激戰，經過我軍的猛烈爭持，敵人顯然還未得手；但在居庸關外的懷來，已陷入敵手。

敵進攻平綏

華北方面的三個戰線——平綏線，平漢線，與津浦線——照當時情形看來，敵人進攻的主力，還是在平綏線方面。敵人的先頭部隊，已入山西，達到天鎮附近。因為八月中中蘇不侵犯條約訂立以後，敵人要截斷中蘇交通的野心，已非常急切，又因為敵人已封鎖我海岸，他認為我國對外的運輸路線，只有從西北通蘇聯的一條，最為重要，所以更急於要侵入晉綏，加以截斷。

不過，敵人的侵入山西，只是由平綏鐵路線推進，在路線兩旁，仍是滿佈着我方的軍隊。從綏東接連察省的一帶說起，由商都到南塹壕一帶，是在我手中；在察南，我軍仍迫近平綏路，不斷進襲柴溝堡和懷來，同時，八達嶺的一部分山頭，也仍被我軍據守着；在平西，門頭溝附近日軍，日前突被我軍游擊

隊襲擊，死傷二千人。顯然的，在冀察晉綏邊境，都是不斷的山嶺，我軍到處游擊，將使敵人疲於奔命。

在平漢線及津浦線，前者日軍達到高線支路附近，已被我軍阻住，後者日軍於九月十一日猛攻馬廠青縣，已將這兩地陷落，敵方在津浦路這時正以滄縣爲目標。

游擊戰開端

華北方面，敵軍沿平綏線前進，已經越過了天鎮，達到陽高，與大同的中間；大同以東一帶，正在激戰中。

華北是應用游擊戰術的好場所。敵人的機械化部隊，在連綿的山巒中間，將因這種戰略的牽制，變成有力無用處。從北達嶺到門頭溝以西一帶山中，我軍出沒不定，已經使敵人疲於奔命。這方面有南口退下來的許多軍隊，有最近反正的劉桂堂部下，他們到處活躍，成爲北平方面敵軍的一個重大威脅。最顯

明的，敵人起初怕北平的千餘警察反正，把槍械收回了去，但後來覺得無法『維持治安，』又發出了六百枝槍來，在平漢路方面，敵軍受到牽制，已不敢南下，停留在離北平三十五哩的良鄉地方。

津浦綫上的敵軍，牽制較少，所以一直進攻到馬廠青州。我軍正扼守興濟。興濟離開滄州只有十哩。

我退出大同

在平綏綫方面，敵人一直前進，用飛機大砲猛攻；九月十三日，我軍退出大同，但把大同城東的鐵橋炸毀了，阻止敵人的進路。不過，敵人攻下天鎮之後，另一部分軍隊向南發展，已達到廣靈，正在進攻靈邱縣。顯然的，他們是要把晉北與察南接連的一角，先佔領了，以鞏固平綏路南部的陣地，然後再向綏東進攻。

敵人在平綏綫上的迅速發展，一面顯出他們急於截斷中蘇的聯絡，故不惜

冒着大險，派重兵深入；另一面也顯出多少年來，他們處心積慮的準備，確是到了很利害的程度。

在平漢路方面，現在敵人已感到我方軍力配置的堅固，無法前進。門頭溝西面山中，我軍游擊隊仍在活躍，甚至南苑附近，也有游擊隊的踪跡。敵軍被牽制在良鄉，不能攻達琉璃河，不過，從十五日起的敵軍已渡過永定河，在猛烈砲火掩護下，佔領了固安與永清兩縣。這樣加強了他們左翼的力量。在今後數天中，平漢線方面將有激戰。

津浦線方面，前數日有極猛烈的大戰，主要的地點在興濟。這地方在滄州北十公里，日軍曾一度加以佔領，後又被我軍奪回。

敵軍在華北的軍隊，這時至少有二十五萬人，器械非常齊備；在攻擊中，大砲與飛機佔着主要部分。敵軍曾轟炸保定，石家莊，太原以至洛陽等地。我方空軍沒有在北方出動，是一個缺點；但後來敵襲擊保定與洛陽，被我空軍

迎擊，打下了幾架，使敵人對我的空中威脅，也受了一個挫折。（參看第七圖）

敵猛攻平漢線

晉北大同的敵軍，這時有着三條作戰的路線：一是沿平綏進攻綏遠，二是向南進攻太原，三是由晉察邊境相接的地方，越蔚縣靈邱，進攻石家莊，以截斷河北與山西我軍的連絡。這三條作戰路綫，一與三，敵人最認為重要，所以已在進攻之中；只有南下一綫，我軍有雁門關天險，晉南防禦又非常堅固，所以敵人暫不進攻。

敵人在平漢方面的進攻，實在最為猛烈。這裏敵人的地位，本來比較不好，因為在平漢路西面，我軍扼守山谷中，威脅敵軍的側面，在鐵路東面，我軍扼守永定河岸，給平漢線中路的敵軍以有力的牽制。敵人力圖挽救，乃決定採取左右包抄的戰略，一面向平漢路西進攻，達到房山，另一面強渡永定河，佔領固安與永清。這是仿照歐戰時所謂丹侖堡之戰的方式，企圖把我涿州以北的

大軍全部包圍，但我軍在最緊急的關頭，仍然安然撤退，堅守第二道防線。這時敵軍最前部隊已到達高碑店。

平型關大捷

平綏線方面的敵軍已經越過了豐鎮，開始進攻平地泉，這是綏省守軍的防線。在這裏，敵軍將遇到猛烈的抗戰。不過華北方面敵我兩軍主力戰的地點，不是在綏邊，而是在保定與滄州之間，在這百餘里長的戰線上，我軍的主力部隊已建築強固的陣地，將展開第一個真正的大戰。

許多觀察者認為直到現在，華北方面我軍的失利，原因不是在軍事方面，而是在政治方面。這觀察是對的，宋哲元的優柔寡斷，送去了平津；劉汝明的庸弱無能，丟掉了南口；李服膺的跑而不戰，使晉北大門洞開，給敵人直下大同。這些確是政治上的缺點所造成的。不過，對於這種缺點可造成的不利形勢，須由政治方面來補救。國共的恢復合作，使第八路軍的游擊戰士得以迅速移

動到晉省前綫；同時，幾年來息影津門的馬占山將軍，也已率領舊日抗敵健兒，馳赴華北前綫。

從九月二十三到二十五日，我軍在晉北已打了兩場勝仗，兩次都殺敵三千餘，俘獲敵軍一二千，並奪獲了敵軍許多軍火和戰車。這兩次作戰獲勝的地點，是在西東北部的渾源與靈邱之間平型關的山地。敵軍是作戰有名的板垣師團。這支敵軍的戰略很利害，他們沿平綏路進展，在到達天鎮的時候，就掉頭南下，直取廣靈·渾源·靈邱，把山西的東北角取在手中。這樣，他們是故意避開了我們山西主力軍所在的雁門關，而以輕車簡道的策略，襲擊長城的另一個口子平型關；假如這一下達到了目的，他們一面就可以直下石家莊，截斷山西與河北的連絡。一面更可以威脅雁門關的後部，使我山西的主力軍不戰而退。然而，敵人這一個兇狠的打算，却給我軍的游擊戰略全盤衝破了。

顯然的，第八路軍的游擊戰士已經開到晉北，與晉南的主力軍配合起來。

平型關一帶山地，高度在二千公尺以上，我軍佈置在各處山頭，以逸待勞，敵人的機械化部隊衝到平型關，後面通到靈邱的汽車路立刻被我截斷。這樣被我首尾夾攻，敵人守在戰車上要死，逃下來的也同樣等死了。

這同樣的游擊戰爭，可以迅速展延到綏遠。其時攻入綏省涼州方面的敵軍，也已受到牽制了。不過，在津浦與平漢兩線，都是平原地點，游擊戰術較少運用的方便；這時敵軍猛烈向南挺進，我軍於九月二十五日退出保定和滄州，堅守這兩處南面的陣地。

德州陷落

華北戰局的發展，真是太快了。晉北的形勢變化，更是快得厲害。雁門關背後的繁峙，代縣與甯武，先是給敵軍佔領了；代縣繁峙，却被我軍克服了。不過，在代縣以南的原平地方，仍有我軍，目前正被我軍包圍夾擊中。從這個消息看來，大概雁門關內的我軍，還沒有全部逐出；但是我軍游擊隊到處活躍

，打擊敵人的後路，牽制我軍的進展，至少可以證實的了。

我軍游擊隊的活動地帶，主要是在五台山與雁門關的西北，在五台山的，一面牽制了沙河大營等地的敵軍，一面與平型關附近的遊擊隊連繫着，使他們的戰鬥活動一直透過敵人的後背，向廣靈，蔚縣以至北平西山一帶進展。在雁門關外西北部的游擊隊，其時接連克復了朔縣，井坪與平魯，使這條三十五公里的交通綫，完全入了我軍手中，同時由殺虎口進綏遠的敵軍，也將感受到嚴重的威脅了。

平漢線方面，大概敵軍的重力正放在晉北，他們以為既把雁門關打開了，就可以直下太原，囊括山西，不急於從正定取石家莊了。

津浦線上的敵軍已進入山東境內，攻進德州。我軍正在德州與平原間的老黃河岸站，與敵軍血戰。

敵過老黃河崖

敵軍進入山東之後，越過老黃河崖南。最前線在李家橋。我軍守着平原本北五里屯的地方，與敵人對峙。其時我軍游擊隊在滄縣德州附近活動，很使敵人受到牽制，而津浦線後方因爲大水，日軍交通受阻，進展遲緩。

平漢線方面，敵軍的進攻，突然轉趨猛烈。敵軍從新樂分成兩支：一支向南攻正定，以石家莊爲目標，一支向西攻靈壽，企圖過滹沱河攻平山。在這一帶，我方的守禦比較堅強；但因敵軍進攻猛烈，靈壽與正定先後失陷，我軍退滹沱河南，靠着河岸防守。但是石家莊的形勢，仍是岌岌可危。

晉北方面，敵軍在我第八路軍游擊隊牽制之下，進展比較困難。第八路軍的主要活動地帶，一是晉西北部，與綏省軍隊連繫，一是五台山一帶，北與晉冀邊境的游擊隊相呼應，西與駐守原平南面陣地的主力部隊相配合，敵軍雖到達原平，而後路的崞縣仍被我軍扼守；但是敵軍不斷由茹越口雁門關開下，猛攻崞縣，結果縣城被毀，我軍祇能退守城西新陣地。在晉西，日軍又把平魯佔

領，把殺虎口控制住。

山西決戰的前夜

歸綏的失守，是十月十四日的事情；我軍退拉薩齊，敵人正跟踪進迫。不過，我們以爲大同失守後，綏遠南面已受威脅，歸綏的危急是意料中事。

在山西東面，敵軍正在井陘，準備進攻娘子關，不過他先把一支軍隊向南直下，攻襲娘子關南的長生口與舊關。這仍舊是側面抄襲的戰術，與晉北敵軍的由茹越口抄襲雁門關後路，如出一轍。

不過，無論在綏遠，在河北，我們的戰況總不及山西的來得有利。敵人自從攻入襄長城，衝到代縣，直下原平以後，現在已膠着在這地方，沒有進展。原因是我軍在正面取守勢，在兩翼則取攻勢，同時，各方面的游擊隊也非常活躍，截斷敵人的交通線。其時在雁門關外，我軍游擊隊進展到近大同三十五哩的懷仁地方；在雁門關內，甯武也被我克復；同時平型關又給我軍攻克；在平

型關北 廣靈附近，有敵人的汽車輜重隊被我軍截獲；而進入河北西邊涿源的
我軍游擊隊，更向東進展，佔領紫荆關，平漢線敵軍的後路，現在已大受威脅
了。

娘子關陷落

娘子關的被敵突破發生在十月廿六七日，因為敵軍由舊關附近的固鐸，突
破一點，襲我娘子關後路，我軍乃不得不後退，守平定陽泉，平定已失去，這
時以陽泉的陣地爲最重要。這裏東距娘子關約五十公里，西距太原約六十公里
，是一帶險要的高地；我軍正以全力死守，阻敵西進。晉北方面，我忻口陣地
固守已達一月，仍舊非常鞏固，敵軍屢次用坑道來攻，都不能衝破。而且我游
擊隊在雁門關外與晉冀邊境，發展極速。雁門關附近交通，屢被截斷；我軍一
度攻入廣武 晉冀交界地帶，廣靈，靈邱，蔚縣都受我控制，我軍更向東進展
，到達保定附近的清風鎮與平漢路上的定縣，威脅平漢線敵軍的後方。

敵猛攻晉東晉北

從十一月二日起，晉北與晉東的敵軍開始沿同蒲正太兩線向我軍猛攻。在同蒲線的忻口方面，敵軍用猛烈的炮火攻我正面的官村陣地，同時又用步兵衝鋒，雙方的損失很大。經過了兩天最激烈的戰爭，敵軍衝過一部分山地，進攻忻口南面的忻縣。但是我軍仍舊扼守着右翼盟滕村山地，向敵軍反攻。在正太路方面，敵軍於十一月開始猛攻我陽泉陣地，戰事與晉北同樣的猛烈，結果我軍因陣地被毀，被敵軍衝向陽泉西面的壽陽。這兩方面的發展，顯示敵軍已進一步向太原迫近。

山西是必須堅守的。縱然我們失去鐵道線上幾個地點，也必須扼守其他的每一塊山地，每一個軍事要點牽制敵軍的進展。其時我軍開入山西增援的很少，主力軍的陣地戰與遊擊部隊的運動，配合得很好。第八路軍也已由五台山一帶向南移動，應援正太路正面的我軍主力。

晉東我軍的失利，其實與平漢線及津浦線我軍反攻未見得力，是很有關係的；因爲在這兩線上的敵軍，有一部分已撤回關外，一部分移向晉東，倘使我們能猛反攻，威脅到敵軍的後路則正太線方面敵軍的進展，一定要停滯下來。其時在平漢線上，我軍已渡過漳河向北反攻，這方面的反攻似乎尙見有力，不過發展還嫌太慢。津浦線上，我軍差不多與敵軍膠着在黎吉寨一帶；沿鐵道線左右的鳳凰台，陵縣與恩縣等處，也不斷有接觸，但這種正面的接觸，並不見得猛烈，而由山東北部向津浦線敵軍後路的襲擊，也沒有大規模的發動。這種停滯的局面，在華北的整個戰局中，可說是一種大缺陷。

敵迫近太原

敵軍兩路進攻太原，在十一月六日晨已到達太原的近郊。這因爲在同蒲路方面，忻口以下，只有石陵關是比較險要的高地。但敵人在衝過忻口之後，即以最猛烈的攻勢，越忻縣，石陵關又奪取青龍鎮，到了太原城北。而在正太路

方面從陽泉到壽陽，本來也是山地的最高點，敵人衝過了這一段，就可以急馳直下，過榆次而迫近太原。由於這西南兩面的進攻，太原的守禦已非常困難。不過，這裏有幾點必須認清楚：第一，當敵軍由晉北直下雁門關的時候，一般人估料太原指日可下，却因為我軍遊擊部隊與主力軍，良好配合，把敵人牽制在忻口山地，達一月之久，這一面，使我們在作戰上，應該可以增加不少的自信。第二，敵軍這次沿鐵道線直進，兩旁山地還留着我們無數的軍隊，將來把遊擊活動增強，當使敵人的後方受到無限的打擊。第三，太原即使失守，却並非我們就此放棄山西；在太原之南，還有半個山西，大部分是崇山嶺嶺，今後我們將在晉北與晉西建立無數的堡壘，阻止敵人的前進，展開整個抗戰的光明前途。

實在說，其時山軍我軍的失利，還是受了平漢線方面的影響。平漢線我軍屢次傳說反攻，實際上却並無發展。倒是敵軍突然渡過漳河，在十一月五日攻

65

陷了我豫北重鎮彰德。我軍已退守彰德南十二里的寶蓮寺。（參看第八圖）

我退出太原後

我軍退出太原之後，晉南沿同蒲路一帶，還是比較平坦，沒有險阻。其時敵人已由兩路進兵：一路沿太汾公路（太原至汾陽）進攻清源；另一路沿同蒲路已過祁縣進攻平遙。不過，從傅作義將軍最後率領孤軍，與敵人在太原城中肉搏巷戰的情形看來，西戰場上我軍英勇戰鬥之氣，還是絲毫未減，只有增加，甚至日軍發言人在北平告訴外報記者，也承認是西戰場上從未遇到過的激烈戰鬥。毫無疑義的，用這種精神來作戰，敵人無論如何都不能迅速前進。我軍在太原南已建成一個弧形的陣勢，扼住兩面山地，盡力牽制敵軍的進展；而整個山西高原地帶的游擊隊，也將使敵人的後方感受無限的威脅。

北戰場上的敵軍，在平漢線方面，敵軍已由安陽向南挺進，與我對峙於寶蓮寺。津浦線方面，經過長時期的停息，敵軍又從兩翼進攻，右翼攻我高唐，

左翼攻我陵縣，同時更向魯北邊境的樂陵進攻，迫我右翼後退。很顯然的，敵人在沿太原向南進攻的時候，也將配合以平漢及津浦兩綫上的進攻，以達到黃河綫爲第一個目標。西戰場原是我方最多弱點的所在，不過在平漢綫敵人後方的我軍游擊隊，也已不斷增強活動，牽制敵軍的進展。邢台北面的官莊車站，曾被我游擊隊克復，且有多處的鐵道綫被我毀壞。這種情形顯示敵軍在沿着鐵道綫進展之中，他的後方有我們多少的游擊隊在活躍着。我們決不相信華北暫時的失利，是真正無法挽救的；我們的力量是在不斷增強起來，使敵人決無法把把握長久的勝利。

敵積極南攻

敵人在津浦平漢兩綫，開始積極南攻了。津浦綫方面，敵軍左翼已過陵縣鳳凰店，樂陵，進攻臨邑，商河，惠民，右翼則到高唐。平漢綫方面，中路尙無動靜，而敵軍左翼在猛攻河北最南端的軍事要點大名。敵人的戰略似乎是這

樣·先沿津浦線南攻到黃河，再沿平漢線南進，到達黃河，甚至進迫鄭州，這樣把我方的不少兵力牽制在隴海路中段，然後集中力量，沿同蒲路南段攻晉北，以風陵渡爲目標。這是很兇惡的戰略。現在敵軍先攻大名，其作用一者是由于我軍據守這一點，足以威脅他平漢線的後方，二者他可以由大名入魯西，配合津浦線的進攻。

在晉南同蒲線上，敵軍衝過平遙，佔領張蘭，介休，我軍則固守靈石。沿同蒲路線上，很少險阻可守，所以這方面我軍的後退，是不足怪的。但在晉東，西北，與東南，現在各處山地中，我第八路軍已遍築堅強的游擊陣地，隨着敵軍戰線的延長，他們的後方將受到不斷的打擊。

(四)東戰與北戰場的會合

戰局重心移津浦線

說起來多少要使人痛心的，津浦路方面，敵人沒有真正應用過主力的進攻，而我們也一直是純粹被動性的應戰。在平漢線與晉北敵我主力激戰的時候，在東戰場戰事最猛烈的時候，敵人在津浦線上只是放着很少的兵力，而我們並沒有反攻；等到敵人在其他戰線上推進了許多，回頭來在津浦上進攻，他也總是以比較不大的兵力，按部就班的推進。從十一月十五日我軍退守黃河南岸到最近，四十一天中間，魯西戰線完全是『平靜無事！』但從十二月廿三晚起，敵軍從清河鎮渡黃河，佔青縣，廿五晚就達到膠濟路中段的周村；廿六日敵軍又在津浦左右兩翼的齊河·濟陽渡河，同時中路也在洛口發炮攻擊；到廿七晨，敵已侵入濟南市。我軍退守泰安北面的白馬山。

濟南的失陷，在戰略上的意義是並不重大，因為我們在濟南並無堅固的防禦工事，同時這地方也不佔戰略上的重要地位。但在另一方面，敵人的進佔濟南，表示他對於津浦路進攻，又將加緊起來了。敵人進攻，分爲兩路：一由濟南沿津浦線南下，以徐州爲目標；另一由膠濟路的張店及博山向東，以青島爲目標。

配合着津浦線北段的進攻，南段的戰事也緊張起來。其時在蘇北，沿運河北上的敵軍，停留於高郵南面的五里壩；沿津浦路北上的敵軍，則被阻於嘉山以南的沙河集。這兩方面都有我軍的堅強工事，攔住敵軍前進。但現在敵軍似乎又將採取外線迂迴的戰略，由淮南路挺進，窺探合肥；從合肥可以南上蚌埠進攻津浦路，或西向六安·固始·信陽，威脅平漢路。

杭州也於十二月廿五日淪陷敵手；這個城市的失陷，與濟南同樣是沒有軍事上的重要作用的。但是進攻杭州的敵軍右翼，由廣德向安吉·孝豐·武康·

餘杭南下，在戰略上却大可注意。這一支敵軍已到達富陽，將威脅桐廬。嚴州，而以衢州爲主要的進攻目標，因爲這是錢塘江與杭江路會合之點，又是由浙入贛的門戶。這時錢塘江鐵橋已被我炸斷，敵軍還沒有迅速渡江的表示。

泰安陷落

美麗的青島已經成爲一堆焦土了，敵人在這裏的三萬萬元投資與七十五萬七千個紡錠，已給全部化爲烏有了。這也許是出於敵人的意外，他曾經故意使僑民趁早撤退，把這港口劃在海軍封鎖以下，避免因戰爭而把這裏的巨大投資事業毀壞；但是他料不到我們已下着焦土抗戰的決心了。我們的地方要成爲焦土，敵人的財產休想帶得點回去！實際上，青島却不是我們戰略上的必爭之地。敵軍沿膠濟路向青島的背後挺進，已經在濰縣及坊子之間和我軍激戰。我們要在敵人付下了相當代價之後退出這地方，但這地方的得失是不關重要的。

在軍事上關係重要的，是位於津浦與隴海路交叉點的徐州（即銅山），敵

軍就是企圖從津浦路南北兩段夾攻，奪取這個地方。津浦路北段方面，敵軍正分着三路配合作戰：右翼是由膠濟路上的周村進攻淄川，博山，這一路以牽制的作用居多；中路由濟南向南，越過嶗山、張夏、進攻泰安，這一路敵軍進攻最爲猛烈，我軍已於十二月卅一日退出泰安，扼守南驛附近的新陣地；左翼方面，敵軍由聊城南下渡黃河，進襲東阿，這是迂迴我軍的後方的。

在津浦路南段，敵我兩軍對峙的形勢，並無變化。還是由於幾種原因：第一是敵軍在這方面着重於淮南路方面的外線戰略，企圖抄襲我蚌埠後路；第二是皖南，浙西方面，最近我軍發動了有力的反攻，東戰場的敵軍已感到分配的不夠，不能把充分軍力支配到江北方面去。

淮南路方面的敵軍，經過敵艦幾次運軍到裕溪口接濟之後，已越過巢縣，向合肥進攻，到達離合肥東南四十里的地方。同時，在全椒、含山、與無爲一帶，也有了敵踪。合肥在軍事上的重要性，是可注意的，因爲敵軍可以由此北

上威脅津浦路，西進窺探平漢路。

這時皖浙邊境我軍的反攻，顯示我們在東戰場雖然經過了多少的失利，而實際的戰鬥力一點也沒有減弱。我們在廣德、安吉、孝豐、富陽、餘杭一帶進擊敵軍，已經使敵軍遭受不小的打擊，不得不後退。

另一方面，隨着津浦路局勢的緊張，平漢與同蒲兩線方面的敵軍，似乎也有同時南下威脅的形勢了。平漢路方面，敵我仍舊相持於安陽，右翼在大名，清豐之間。左翼在水冶鎮。敵軍最活動的是在大名的一方面。山西方面，同蒲綫上情勢仍舊，但在正太路上，敵軍正調動頻繁，太原已集中敵軍約萬人，祁縣也有數千，很有再度南下的樣子。在這一條戰線上，平遙、介休都不是可守之地；我軍已在韓侯嶺築下堅強工事，準備痛擊敵人。正太線方面的敵軍，最近也南下進攻和順、遼縣；在晉北五台一帶，敵軍正與我游擊部激戰；這種情形，顯示敵軍雖然急於發動南下進攻，威脅我隴海線，而他本身後方感受我游

擊軍的牽制，却還是非常大的。

戰局重心趨隴海線

戰局的重心，漸漸由津浦線移向隴海線了。這表現於下列幾點事實：

第一，沿膠濟路方面，我軍已依照預定軍略，放棄青島；敵軍雖然還被我膠東一帶的軍隊所牽阻，沒有到達青島，但這方面在整個的軍事形勢上，已不佔重要了。

第二，沿津路北段，敵軍於一月二日晚佔領大汶口和南驛站之後，三日又突過曲阜站，迫近兗州，他們的最大目的是由此南下進攻津浦與隴海兩路交叉點的徐州。

第三，敵軍從兗州西側，又分兵一路進攻濟寧，企圖由此向西南直下，截斷隴海路中間的某點。

第四，在平漢與同蒲兩線，敵軍也有蠢然思動，準備南下之勢，那目的是

與津浦路上的敵軍配合行動，同時威脅隴海路。

在淮南路方面，敵軍進犯合肥的目的，主要是在由此西向，威脅信陽，抄襲隴海路的後方。

敵軍進攻隴海綫的形勢，以津浦北段最爲急進，南段比較緩和，這顯示敵人軍方的分配，已感到不足夠了。在山西方面，敵軍調動很忙，似乎有立即南下之勢。平漢線上敵軍中路在安陽，右翼在水冶，左翼在大名；其中由大名南下進攻蘭封、開封的一線，可以與魯西南下的敵軍配合起來。

浙皖方面的我軍，經過一番部署，從兩方面發動反攻：皖西方面從宣城廣德反攻，浙江方面從孝豐、武康反攻。浙江的一路發展很快，已收回餘杭、富陽，迫近杭州江干的六和塔，敵軍已有退出杭垣的消息。自然，我軍反攻的目的，並不在佔領杭垣，而在牽制和打擊敵人的一部分戰鬥力。目前敵人並無餘力渡錢塘江進攻蕭山，顯示他在這方面的戰鬥力，確已被我們削弱了。（參看 75

第九圖

保衛河南·保衛大武漢！

敵人由津浦路南北兩段夾攻徐州，南段的敵人越過嘉山，進攻明光，北段在兗州附近，左翼在泗水，右翼在濟甯。但是由於我軍在徐州一帶築有強固的防禦工事，敵人似乎不敢由這兩方作正面的進攻；他們的進攻重力是放在另一面，即由津浦線右翼的濟甯，向西南發展，企圖經由金鄉與單縣，而進攻河北的歸德（即商邱），從徐州西面的一點，先把隴海路截斷。敵軍於一月五日佔領濟甯，又到達濟甯西面的嘉祥，進窺鄆城；同時，劉桂堂的匪部在敵人指揮之下，也由寧陽，汶上向西，企圖竄往荷澤，定陶，與敵軍的迂迴戰略相配合。

老實說，隴海線東段由連雲港起到蘭封銅瓦廂一帶，全長五百公里，我們是有着堅強的防禦工事的。在津浦北段，臨城一帶，山地險峻，也儘可擋住

敵人南下，但我們的問題，是在河南方面；假使我們把河南方面廣大民衆的力量，迅速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訓練起來，我們不但可以使這種力量與隴海線上整個的戰鬥部隊相配合，擋住敵人的前進，而且我們武漢這個政治軍事中心的安全，由此也可以得到保障。

隴海路東端的連雲港，我們即自動加以炸毀；海州的存鹽也已運出。這種必要的處置，都可見我們焦土抗戰的決心。

平漢，同蒲與淮南幾條路線方面，都很少動靜；我們相信敵人都是在準備，隨時可以與隴海線東段的軍事，配合發動的。這幾方面敵軍的進攻目的地，都在河南，從後面的地圖中可以看出來，由此也更見得保衛河南的重要了。

這時我們在軍事的配合方面，實在已比前進步了不少。浙皖方面我軍的反攻，已迫近吳興，使敵人大受威脅；這與津浦線方面我軍的加緊防守，在一攻一守之間，是配合着的。蕪湖南昌我空軍的炸擊敵機，也可以顯出我們在戰鬥

力上的新發展。（參看第十圖）

濟寧血戰

山東南部的大戰已經展開了。自從廿六年七月底敵軍佔領天津，開始向津浦線進攻以來，這方面一直沒有過真正主力的大戰；但是，現在敵軍於渡河侵入濟南，繼續向南進迫兗州、濟寧，企圖直取隴海路的時候，在濟甯附近，一個大規模的血戰終於爆發了。

這個大戰，可說是我們與敵人抗戰的第二個階段的開端。對於這個大戰，現在敵我雙方正進行着下列的佈置：

在敵人方面，他們本來在津浦路方面有配置巨大的兵力；他們沿着津浦線南下，並沒有遇到多大的阻力；同時，他們認為對於山東省的侵奪，正如探囊取物的容易。但是，自從青島化爲一片焦土，同時在濟甯發生了劇烈的爭奪戰之後，敵人知道他們早先的估計，已是錯誤的了。這時敵人正加緊從上海、

山西及東北調集軍隊到津浦路，準備全力的進攻。

在一月五日，濟寧曾一度失陷，但後來立刻被我軍奪回了；到了十一日下午，敵軍又以全力進攻，加以佔領，但是我軍曹部經過一番劇烈的爭鬥，十二日又把這個軍事要點奪了回來。目前敵軍仍在用全力進攻，在濟甯南下的五十里堡及西面的嘉祥附近，都已成了戰線。敵軍的目的，乃是要由此分三路南下，截斷隴海路上的碭山、歸德、民權各點。

在津浦路正面，敵軍已過兗州，我軍正扼守鄒縣。這一帶是山地，而從鄒縣到臨城的一段，又是適宜於運用山地游擊戰的。敵人不敢從正面進攻而改取濟寧的側路，也許就是由於這個緣故。同時，更注意的是魯西一帶，許多游擊隊都已動員起來，與主力軍配合作戰。像聊城行政督察專員范築先所率領的民衆游擊隊，在黃河北岸清平，茌平、聊城一帶與敵人轉輾作戰，牽制敵軍進攻，就是最好的例子。

平漢、同蒲兩路方面，敵軍也有增加，那目的似乎是以進攻晉東我游擊軍的根據地爲第一個目標，這從敵軍在安陽西面的水冶築輕便鐵道，又強拉民夫在安陽附近築公路，都可以看出來。不過，敵軍的主要目的，還是要由平漢路南下，與津浦路方面配合行動，會攻隴海路。

安徽沿江一帶，敵軍顯然已經減少。因此在江北的魯港，全椒，都被我軍克復了。淮南路上的巢縣，已被敵人佔領，而合肥則仍在我手。敵人軍艦曾開到蕪港附近窺探，但結果却被我空軍炸毀了三艘。

由於敵軍大批調往津浦北段，東戰場方面力量減弱，我軍已在皖浙邊境發動有力的反攻，克復廣德，宜興等地，這樣使京杭線上的敵軍受到重大的威脅，而東戰場方面我軍加緊反攻，也將使北戰場敵軍的進攻，增加許多牽制。

槍決韓復榘

敵軍方面，在津浦北段受到了我嚴厲的打擊以後，忽然又轉移重力，從津

浦南段猛烈進攻了。我軍方面，隴海及津浦一面的軍容，已大加整飭，力予增強，最顯體的例證，是韓復榘的判處死刑與一部份抗戰不力將領的嚴受處分。敵人的力量在搖移。我們的陣容在加強，這種相對的發展是值得重視的。

津浦北段方面，經過了濟甯的幾番血戰，局勢還沒有顯著的發展。在津浦線正面，敵仍正相持於鄒縣與滕縣中間的界河與兩下店；在津浦左翼，濟寧已陷敵手，我軍正在鉅野，金鄉佈防；在津浦右翼，敵軍已到蒙陰，我軍則堅守臨沂。這時敵軍在這方面的戰略，第一步是鞏固濟甯的障地，以保護他在鐵道正面的地位，此外則以騎兵隊四出窺探，準備再度的大進攻。

津浦線上敵軍進攻的實際中心，却已移到南段的蚌埠與臨淮關一帶了。敵軍已過明光，正在明光與臨淮關之間的大小溪河與三和集，大柳鎮與我激戰。一月十八、九日，戰況最爲激烈，廿一日敵軍又來猛攻，但都被我軍打擊回去。

觀察敵人的企圖，顯然是要把津浦南段的我軍，壓迫到淮河防線，這樣他才可

準備南北兩段同時發動的主力大會戰。但敵人在這個軍事計劃上是受到許多牽制的：第一，他要準備這樣的大會戰，非準備更大的軍力不可，而最近東線我軍的猛烈反攻，却使他不能迅速調集較大的軍力。第二，他在津浦北段的左右翼，都受到我游擊隊的威脅，不容易造成一個絕對強勢的主力進攻佈置。

關於這點，我們不能不重視這次韓復榘被處死刑的影響了。老實說，自從抗戰發展以來，津浦線上一直是不戰而退的現象；韓氏指揮的軍力在十萬以上，却是既不能牽制敵軍，又不能打擊敵軍。這完全是由於韓氏對抗戰猶豫不定的態度；但是在山東，十多萬軍隊，實際上還是與其他軍隊一樣赤誠的民族戰士。由於韓氏的處死更由於其他一部份抗戰不力將領的受處分，北線的軍事上將要完全改觀了。

東線上的我軍正與北線的我軍配合作戰，這是最好的現象。在半月間，我軍克廣德·攻安吉·圍宣城·衝灣沚，京杭國道上的橋樑被我破壞十餘處，廣

德吳興間的小部敵軍也被我消滅了七八處。這樣猛烈的反攻，使浙皖邊境的敵軍已大感困難了。但我們要指出，這方面我軍的反攻，還是許多軍隊的游擊部隊在進行，這顯示一部分人懷疑游擊戰的無作用，是不對的。不過，這種游擊隊的反攻，現在應當再配合上主力軍的大反攻，使浙皖邊境的敵軍，根本不能立足。

江南蕪湖附近，我們的游擊軍與主力軍配合得很好。一月十八晚我軍反攻蕪湖，已將蕪湖東南方面一千尺高的大官山佔領；廿日，我空軍會飛長江下游轟炸敵軍。蕪湖實際上已在我重圍中了，現在敵軍已不得不用軍艦運送軍隊到江岸，加以解救。

更可注意的，在上海的浦東南匯，我們的游擊隊也非常活躍起來，總數達數千人之多。由於這樣的嚴重威脅，敵人已不能不封鎖浦東，增派大批軍隊留守上海，浦東的游擊隊一部分為以前留下來的別動隊，大部分為當地的農民：

在敵人的後方，現在我們已產生着這樣重要的戰鬥力量。

敵企圖夾攻徐州

敵人津浦北段的進攻，這時分爲路：一路沿津浦線正面南下，直攻徐州；這一路正在兩下店與鄆縣之間激戰。一路在津浦線右翼，沿台濰汽車路直取台兒莊，截斷徐州與海州之間的連絡。敵軍在臨沂以北又一路在津浦左翼，由濟寧沿金鄉單縣，直取商邱，截斷徐州及開封之間的連絡，其時敵軍已由濟寧到金鄉，但我軍給以猛烈的反攻。

津浦南段經過多時的沉寂，敵軍也加緊進攻了。沿津浦路的敵軍，由嘉山進到明光；另外有一支則到達洪澤湖南的盱眙。敵人企圖夾攻徐州的野心，是顯而易見的。

平漢線方面，敵軍也迅速集中，大部分是在邢台邯鄲一帶。但最可注意。是敵正由安陽沿輕便鐵路到安陽西約四十的水冶鎮，這是企圖以此切斷涉縣

與林縣間的聯絡，由此取得林縣，攻進太行山，達到進攻晉東的目的。敵人對我山西的游擊部隊，始終是感到非常棘手。在晉東北，西北，與東南三部，他雖然保有一部分城市，而他守軍及運輸路線總是遇到了不斷的打擊。現在他急於向我們的游擊區域進攻，而沒有實際辦法，這種情形是很可以看出來。

皖南及浙西一帶，敵軍力量比較單薄，我軍已開始積極的反攻。沿長江岸我軍已克復魯港，迫近蕪湖；在蕪湖正面，我軍已進抵麻布橋，白馬山，與敵在螃蟹磯對峙；蕪湖右翼我軍更進攻宣城西北八十里的灣沚；這樣逐漸造成對於蕪湖的包圍形勢，期能一鼓而下。

浙西方面，我軍由桐廬反攻富陽，另一面反攻餘杭，都加以克復，敵軍退入杭州。這種情形都足以顯示敵人兵力的不夠分配。（參看第十一圖）

我陸空軍會攻蕪湖

我陸空軍的會攻蕪湖，可說是戰局發展中重要的一幕，蕪湖及宣城是掩護

着南京的兩個外圍據地；但是由於最近敵軍的源源開返津浦線，這方面的敵人軍力已比較單薄。這樣，我軍的猛烈反攻，一方面是要牽制敵人的軍力在江南，另一方面也是要消滅這一面的敵軍，衝破敵人在南京的外圍防禦。

我軍從陣上分兩路圍攻蕪湖。沿長江岸，我軍左翼已由魯港向蕪湖推進，在大官山，余家山，麻柳山一帶與敵人激戰；白馬山與大孤山一帶山頭，都被我軍克復。敵人已不得不盡力增援，并用軍艦大炮掩護，避免我軍的包圍，在蕪湖東面，沿宜蕪大道灣汊已被我軍克復，把敵人的後路交通切斷。現在我軍左右已進據螻蟹磯，右翼衝過了麻布橋。與這樣北上的進攻相配合的，我們的空軍也連續出動，轟炸敵軍陣地。在一月二十三日，我空軍數隊轟炸了蕪湖宣城一帶的敵軍陣地；二十四日，我機九架在宣城東北發現敵軍正在渡河，立刻加以轟炸，也消滅了敵軍三四百人。

蕪湖敵軍的受到我猛烈壓迫，也使隔江淮南路方面的敵軍，感受威脅，不敢

向前進取。淮南路方面已比較平靜，沿江北岸的我軍，也已於一月廿三日由含山推進到和縣。這種情勢，更牽制着津浦南段敵軍的行動。目前我軍在津浦南段，一面扼守蚌埠與臨淮關，一面沿鐵道線西側進行不斷的襲擊。從南邊沿江岸的雍家鎮起，到北端的小溪河止，這一條垂直線上，三和集，馬家崗，池河鎮與大柳鎮這許多地方，都受到我正規軍與遊擊隊的不斷截擊；敵人從浦口到明光之間的交通，已感到嚴重威脅。爲了保護交通鞏固後方，敵軍急於打通津浦線南北段的企圖，已受到挫折了。

津浦北段方面，鐵路正面敵軍會向南推進。由界河進佔兩下店；但這方面還是不關重要的前哨戰。比較劇烈的爭奪戰，仍舊是在濟甯方面，我軍大部從金鄉與嘉祥，猛烈反攻濟甯，另一面更以輕便的部隊襲擊濟甯與兗州的中段，到達孫氏店。濟甯已在我幾面包圍之中，敵軍企圖由此一直南下，截斷隴海路，這計劃顯然已受到了打擊。

西北戰場論

一 從東北角到西北角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件爆發以後，歷史注定的中日戰爭便不能不全面的開始了。中國目前是要要求民族的解放，建設新的國家，而日本要的却是向外侵略，推進大陸政策。這兩種政策碰了頭，這震驚世界的大戰就終於爆發了。

日本帝國主義位置在中國的東北面，而它的侵略路線也是從我國的東北角上開始的。日本明治維新，想要向外發展，擴充領土，所以首先便以朝鮮爲目標。後來，大陸政策的具體辦法，是『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 欲征服世界，必先爭服中國，』由田中奏摺裏可以清楚看出來。民國初年，日本便在積極作功夫。歐戰之後，受到阻擱；但從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開始，它的侵

略政策又重行活躍。六年來，它以佔領我東北爲起點，一步步向前侵略，到現在的大舉進攻，已有一下侵吞我全國的企圖了。

目前敵人要「征服中國」，它的策略是先向我們的西北角進攻，特別是要奪取我們的山西高地。因爲中國二千年的歷史告訴我們，誰能控制山西，即可控制河北，誰能佔領冀晉，即易進取中原。所以，這次的抗戰發動以後，敵人的進攻區域雖然包括有津浦，平漢，滬杭……各線，但以平綏線方面爲最初的重心所在。

這一個區域的地形上，顯示出東南部只是一片平原沃野，而天然的屏障要仰賴冀北，晉，察高地，燕山山脈和太行山脈成爲一條內弧保障着西北；不過，僅僅消極地保守着這個區域是不够的，還要加上一條外弧，那就是北方和燕山山脈平行的陰山山脈，及西面和太行山脈平行的賀蘭山脈，乃至更西的祁連山脈，能够保持或控制陰山，賀蘭山，連祁連山這條外弧，燕山和太行山才不

至受到威脅，冀晉區域乃至整個的華北才有安全可言。

從地理方面形勢，已經深刻的指出，那方有了西北，勝利便屬於那方，西戰場的重要性是如此的巨大，我們只有加強防禦，乘機進攻，永遠不能後退和放棄，失敗了，我們的出路便是「奴隸」一條。

日本帝國主義者這次的侵略路線，仍然是循按着歷史的舊軌，作一度重演，他完全是師法着滿清滅明朝的故智，先是從東北，到熱河，到冀察，然後爲了「後路有被截斷」的危險而向山西進攻。進攻山西的步驟，也是北襲雁門，南武，東擊井陘，娘子，然後會師太原。這一套完全是歷史的老路。這種血的教訓，我們接受了已不只一次，我們極應根據着這歷史的經驗而痛加回擊。

這一次，日本帝國主義在西戰場上積極進攻的意義，不外乎下列三點：

一，截斷中蘇的聯絡——進攻察綏，可以截斷由察哈爾的張家口越蒙古而達蘇聯邊境恰克圖的聯絡，那裏與西伯利亞鐵路距離很近。再前進新疆和內地

的聯絡線也要被打斷。

二，打斷義勇軍的接濟——使熱河與外方的來往打斷，並阻止了以後的聯絡，使東北四省的義勇軍完全變為孤立，而敵人可逐個加以擊破。

三，鞏固華北的根據地——有了察，綏，可以協同津浦，平漢兩條鐵路線上的軍隊，收復北平，以動搖敵人在我華北的根據，進一步收回東北。所以敵人更急於進攻察綏。

從東北角到西北角，敵人所踏過的地方，到處都遺留着血跡斑斑的足跡。現在，在全面抗戰中，我們覺得下面的一個口號，是特別值得注意的：

「援救山西，守衛河南，保全江淮，恢復河北。」

二 到處都是血肉的長城

西戰場上到今日為止的一部戰史，是用大量的血肉寫成的，這裏是全國各面抗戰史的一個縮影，我們在這一段血史中可以找出刺骨的憎恨和崇高的熱愛

• 從這次的血的鬥爭裏我們可以得到血的教訓。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發動了蘆溝橋事變，在「和」與「戰」的狂波激盪中，宋哲元終於二十八夜放棄了平津。敵人開始配置分兵三路而上，一路是由北平攻南口，一路是由張北攻張家口，一路是由多倫攻獨石口，這僅是一個大戰前的序幕。

八月初，正當敵人要進攻察哈爾的前夜，地方情形還是不能樂觀，八月二日，公安局長才恭送張家口的日本特務機關離開，九日南口正面便開始接觸了；一週以後，由於我軍的死守南口，敵人改行採用迂迴戰術，穿過長城口，而來包抄我們的後路，這個月中旬的消息，刺激得國民先喜後恨，綏遠出兵了，十四日收復商都，十六日佔領了嘉卜寺，而察主席劉汝明却態度不明，一星期沒有收回張北，竟於二十三日率領各機關不知去向，同一日子，日本騎兵已迂迴到了我軍背後的鎮邊城，大戰了二十餘日，我軍終於在二十六日退出，張家

口也於同日陷落。湯恩伯軍長在臨走時說：——

「南口守不住，只有在雁門關再見了。」

九月是一個危險的月，若不是月尾我們有了一個劃時代的平型關大勝，那只能以稱之爲「退的月」了。因爲張家口切斷了，我們拚命退，敵人拚命追；八日失天鎮，九日七輛敵方坦克車入陽高，李服膺乃開始急退，而士兵也作鳥獸散，緊跟着是王官人屯，聚樂堡，周石莊，而大同古城也於十二日失去。同一時候，敵人對於劉汝明也不再放棄，他們向南進攻，又佔取陽原，蔚縣和隰源。平綏線上的豐鎮也十三日陷落了。當這時，敵人分成三路，一路向西北攻綏遠，一路向南沿同蒲路直攻雁門關，另一路向東南，取廣靈，靈邱，企圖截斷晉冀的連絡。這比「九一八」的時候更慘痛，因爲只半個多月，就失掉了雁門關北和綏遠的半個，只有靈邱是我們的！可是事情都是「窮則變，變則通，」氣燄高張的板垣師團作夢也沒有想到在晉北盆地遭遇了這麼一個空前的打擊

，在平型關遇到了一次慘敗。

第八路軍（三個師）是在八月初從陝南出發的，出發前曾作了一次大宣傳，各戰鬥員對於這次的出動任務，都很清楚，一路上大半是步行，直到最後才坐上了火車，九月下旬，同蒲路的軍事向南直下時，敵人知道雁門關我們防務鞏固，乃又採用了南口的戰法，由察南分兵一萬餘人打我右翼的平型關，擬入晉南。晉軍這時竟欺騙友軍，明言「準備反攻」，私自竟後撤了，幸而二十六日第八路軍的先鋒隊到達，利用地形，出其不意給敵人以嚴重的打擊，（民衆幫助軍隊，他們繞到敵人後方，敵人全不知道。）大戰之後，我敵死傷比例是四十與五百之比，後來又有一次殲滅戰，我軍用手榴彈炸死了敵軍五百。第二天又在靈邱附近，得汽車一百餘輛！可是，第八路軍雖然勝利了，另一部份敵人仍由迂迴老法，從應城繞茹越口，衝到了襄長城，佔了繁峙，十月一日到代縣，使我雁門天險突然失守。當局最初不加以挽救，後來雖用一百五十輛新道濟

汽車大批運兵，可是已經晚了，只好仍然翻過五台山上的雪頂，到後方的忻口。十月份是最緊張的一月，也是山西高原防堵戰的大關鍵。前半個月中，第八路軍活躍已極：他們以五台山爲根據地，一面牽制了沙河大營等地方的敵軍，一方面與平型關的游擊隊連繫，使其活動透過敵人後背而向廣靈，蔚縣，以進攻北平。雁門關外的一支，在雁門關的西北部克復了朔縣，平魯與井坪。提起井坪，這西部要塞，不能不補述一筆井坪失陷的負責者，何××部的騎兵。這部騎兵從潼關開到雁北，平魯，紀律欠佳，觀望而不作戰。敵由朔縣攻楊方口時，何部不但不應戰，且避開井坪，讓敵前進，廣門失陷，又不戰而退。同時，敵人由同蒲正面衝下去，十月九日無阻地過崞縣，意外地却遇到了山西的好軍人姜玉貞旅的死守原平，郝夢齡軍長及劉家琪師長及全體戰士，血灑忻口，算是把這羣赤目的瘋狗進路截斷，使原忻一線死守了二週，我軍從後方能趕到了忻口陣地。這時候，中央軍，晉綏軍，和八路軍都已配合連繫起來，我

軍游擊部隊一方面在雁北掃蕩，一方面右翼入河北省，收復了溇源和紫荊關。但是敵人觀透了正面的難攻，便改由側面來衝，十二日，我平漢線上的磁縣失守，敵人乃分兩路攻晉東，一路由靈壽渡河攻平山，一路直進井陘攻娘子。這時，我方的游擊隊也向敵人後方抄來了。

綏東方面，豐鎮的犧牲最爲壯烈，國民兵三千人與縣長同殉城；集寧工事雖好，但城內無重兵，挺進軍於是只好向後轉。省政府最初由趙承綏代理，趙赴包頭後，改由商會主席代理，蒙僞軍向前出動，很容易的便把歸綏佔據了。這是十月十四日的事。過了兩天，又是不戰而放棄了包頭。

在十月份的第二週內，晉東的戰事便很緊張。娘子關本駐有山西炮兵一團，不奉命而退到陽泉，敵人佔了雪花山，便猛攻娘子關的正面，幸賴二十六路孫連仲部官兵的趕來，拚命抵抗，使未得逞。敵人因此乃移動主力攻舊關，該處是二十七路馮欽哉部，血戰三晝夜，全軍打完，舊關就失了。十六日，原駐

九龍口的部隊雖以大量的鮮血反攻「克復」了，可是經過二十日的四十架敵機的狂轟，只好又退出來；敵人更追襲右翼的九龍口，測魚一帶，時逢換防，某路軍退得快一點，川軍還沒有立定了腳跟，迂迴過來的敵人便到了眼前。娘子關只好放棄了。在二十六日，我們又退集於陽泉壽陽之間。

這個月裏面，比較令人安慰的事也不是沒有的，譬如：十三日克復平型關，廿日夜襲陽明堡，燒毀敵機二十四架，且曾一度佔領雁門關，十五、十六兩日，忻口北的大白水的血戰，敵人曾增兵到八萬人。我們看到了忻口北面幾個據點能以血肉死守了二十三日，而察，綏，晉北竟在半個月中便斷送了，真不能不有天上地下的感想。全國人士應當向忻口線上的死守將士致最大的敬意！

晉東不能守，使後來的十一月份又成了「退的月。」忻口戰場的戰士們，因戰略關係，月初便向後撤；石嶺關也不再守，敵人眼看就要從東山，繞到太原近郊，晉省政府乃於六日宣言移往臨汾。傅作義將軍還是硬漢子，死守太原

到八日，也只得以滿城血肉，告別了山西省會！

敵軍到山西的省會會師以後，分兵三路南下，東路是從正太路南的和順攻榆社，中路是沿着鐵路攻臨汾，西路是沿着太汾汽車路攻汾陽，我軍無抵抗，敵人很快的過平遙佔張蘭，介休，我們固守靈石，第八路軍的長官宣稱不離太行山，在正太線上作戰的劉伯誠部已經普遍地分散在晉南山地中了。

十一月的後半月，西線軍事是沉寂的，敵人不但未能進攻，而且是積極後撤，增援他處，我軍於是先後收復了介休，汾陽，也是分爲三路推進，中路由介休向祁縣，西路由汾陽趨文水，交城，東路我軍在子洪口獲勝後，積極向太原進襲，斷敵後路。這時候，敵人部企圖打擊晉北我游擊部隊，也已判明。

綏遠方面，綏蒙軍一向沒有積極動作，敵我對峙在五原，王英在偽任命下就任了綏遠省長。蒙旗的態度還是灰色的。

最近，隨着新年而來的，在西戰場，是敵人又計劃三路進攻！我們當前的

路子也是只有前進，沒有後退！法國名將福煦氏的話要記着：

『今日之法律，即不是勝利，必是死！』

三 我們要怎樣保衛西北？

西戰場上失敗了，今後我們就要在扯得更長了的戰線上作「保衛西北」的運動。

日本軍閥的鐵蹄如今已踏遍了半個山西，在敵人軍部侵略的程序上看，軍閥是可以向財閥誇功的，而財閥也得了軍閥的報效。但由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身力量講，如再繼續向南或向西推進侵略，軍閥們便會感到我們四省游擊力量的不可輕侮，而財閥也感覺到如再冒險侵略下去，必然會使財政遭遇到更大的難關，這種矛盾，也就是最近西戰場上軍事消沉的原因，不過，敵人爲了征服中國，是不會停止了向西北的侵略的，它正想一路進窺甯夏，一路謀犯陝西，同時，敵人軍部的意思，更想奪取隴海路，截斷我西北的連絡線。

爲了「保衛西北」我們應該對過去作嚴格的檢討，對當前作澈底的認識。

「西戰場上的失敗不僅是軍事的，而且是政治的，」這是戰地工作者所公認的一句話。從宋哲元的優柔寡斷喪失平津起，我們陸續看到了劉汝明的猶豫不定，失了南口，李服膺的聞敵先跑，使敵人直下大同，何部的避開井坪，讓敵人通過，鎮守娘子關的炮兵又是聞聲先逃，幸而多謝大霧，使敵人不敢前進，否則山西還不是今日的局面。

「大公報」特派記者陸詒先生在晉東的前方看不見民衆的活動，到了後方，「依然看不到民衆已經動員起來的景象，軍隊是軍隊，民衆是民衆，民衆除了到處逃難流亡以外，對於這個與每人生死有關的民族抗戰，仍舊漠不相關，有的老百姓還說這是南軍與北軍之戰，有的憑他們過去被統治的經驗，夢想日本人來了也不過如此。這種危機之大，較我軍後退數百里爲更甚！」

最近西戰場的最高司令長官閻百川先生也公然聲稱「近百年來政治上既不

能現代化而培養國力，欲在目前欲軍隊之現代化而戰勝敵人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主張改造政治，使第一流人才團結成爲火車頭，有了「現代化的政治，軍隊也就可以現代化了。」

至於軍事，顯然的缺點很多。我們始終是處在被動地位，後來弄得每個英勇士兵都不願意等着挨打了；指揮官常常在調遣上不靈活，也是失敗的原因；封建思想的作祟，常使動作不能一致，恒爲敵人各個擊破；而軍紀不良，也易使軍隊陷於孤立，更值得提出的便是我們因了有上述各種缺點，便易爲敵人抄襲後路。保定是這樣退出的，石家莊又是這樣退出的，南口是這樣陷落的，雁門關又是這樣陷落的，甚至後來娘子關的陷落，也是被敵人迂迴到了後方去。

過去的失利總算已經過去了，今後西北各省區是否以此爲「殷鑒」，在積極地作補救呢？這裏我們先自敵人已進攻的寧夏叙起。

寧夏的抗戰空氣因爲接近戰區的原故，所以頗爲濃厚，各機關工作較緊張

，馬鴻逵主席對於抗戰的決心很大。但該省括有阿拉善蒙古與額濟納蒙古兩旗，過去都會駐過敵人的特務機關，很可注意。如今這兩旗中央都設有軍事專員。僞軍對於甯夏的進攻，可以有三條路，一條是直攻甯夏，一條是沿蒙邊，繞阿拉善旗的定遠營而趨甘肅的涼州，一條是沿新綏汽車公司路線，經額濟納旗，而達甘西及新疆東部，額旗專員最近到蘭州與記者談「僞軍會到好萊宮數十人，被我擊潰，」朱紹良氏亦曾對記者承認另有敵特務組織徘徊蒙邊。

甘肅現在已被稱爲「復興中國的根據地，」同時，也是西北的中心和軍政重心。但各種現象尙不可多大樂觀，全省仍在割據的狀態下，政治與高利貸情形，都不能使老百姓安於生活。最近回漢感情尙和諧。青海的態度很顯明。西北的這個民族問題，當地人以爲抗戰期間最好不要談，僅在政治的清明公正諸點下手，即可免去不少糾紛。敵人對於甘新公路，最爲注意。不過沿路上太荒涼，敵人沒有實力和決心，一時似乎還不會過來，目前只是用飛機不斷的偵察

和轟炸而已。

陝西的抗日情況最初很熱烈，後來因為國共兩黨發生了相當的誤會磨擦，以致影響到工作效率的降低，但，最近隨着中共的新宣言，這問題已告一段落。陝西方面的兵力尚雄厚，沿河我們也有了極強的工事。陝西方面我們更屯有重兵，邊區當局與駐軍已打成一片。

西北的當前問題，一個是民族問題，一個是思想問題。民族之間無磨擦，黨派之間不磨擦，西北的抗敵工作的勝利，是可以預定的。對於目前的局面，我們既不悲觀，但亦不樂觀；希望是有的，因為我們知道：

一、共產黨為「鞏固國共兩黨的精誠團結，貫徹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已發表了一個新宣言。這個宣言裏取消了過去的「改造」「廢除」「實行」等字句，而代以極友情的「充實」「擴大」「與」「堅固」，他的影響今後政治的改造，非常之大。

二、各方面公認，西戰場的高級長官均能切實合作。而且優秀的軍隊（如十三軍）已有了新的改造，他們認爲「我們今天最應該注意的是軍隊和民衆的關係，那一種軍隊沒有民衆的幫助，一定失敗。」「我們應當採取八路軍的優點，八路軍的游擊戰的秘訣，我想就是避實擊虛。」主力部隊改造，配合着游擊隊的側擊，這是理想的戰術。

還有一點使我們不悲觀的原因，便是目前我們各方都在積極去做發動民衆的工作。現在敵軍的深入，只可謂之「點線的佔領」，而我們游擊戰與游擊區的建立則爲「面的佔領」，以「面」包圍「點線」，希望仍在我們。

保衛西北，今後的軍事有一點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可再隨意地放棄主要城市及大路線。過去雖然認爲敵人佔我只是幾條鐵路線，而沒有侵略到腹地，可是，控制腹地的就是鐵路幹線，城市經濟支配了農村，鐵路幹綫上的城市已被侵略，單靠腹地的農村游擊戰是不能收復既失的主權的。殖民地的反帝戰爭

的主要戰略是靠游擊戰，然而游擊戰只是支持正規軍走向勝利之途，並非七零八落的游擊推進，就可以把帝國主義的武裝驅出的。我們只能說游擊戰爭可以促成主力戰爭的勝利，所以我們各交通幹線局部或全部的被敵人侵佔，却是一種不可諱言的損失。

目前，只有民衆起來，能「保衛西北」，我們應當要求西北地方勢力趕快與各民衆救亡團體配合動員起來，中央從速給與西北抗戰的物質接濟，以支持抗戰力量。我們要以「保衛西北」作基點，而向東南推進，逐漸的收復華北，收復東北，及收復一切失地。（徐盈）

華南戰場

一、忽張忽弛的華南局勢

在南京陷落後不久，華南局勢驟見緊張，去年底甚至有大隊敵軍在香港新界附近大鵬灣登陸的謠傳，一時「風聲鶴唳」，廣東的軍政機關準備搬遷或已搬遷，香港也很震動，後來才知道這消息是假的，華南的戰禍似乎又延緩一時，甚至有日本調往台灣預備南侵的三萬軍隊也調回華北之說。華南局勢之暫弛，是有幾個理由的：第一，日本打通津浦線兩頭，吞併整個華北的企圖，在目前戰略上較為重要，青島日人產業的付諸一炬，更使日寇轉而急攻山東，所以在東戰場的戰事未告一段落以前，日寇無暇在華南作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第二，華南的國際關係較為複雜，日寇如要貫徹它的計劃，很難不把香港牽涉在內，海南島的佔領更會把法國捲入漩渦。日本政府的文治派與軍閥對於南侵一事

意見分歧，前者仍以牽涉香港爲慮，恐怕陸軍的態度也沒有海軍那樣積極。因此，有人推測，日本進攻的目標，漢口比華南爲先，不無理由。

不過，從日本新內相末次海軍大將主張反英及封鎖廣州的談話，以及海軍的小冊子，證明日本海軍派對華南的進攻，已有劍及履及之勢，在一月九日日本閣議，末次且主張日本有對華宣戰和擴大戰事的必要，以及應採取有效方法禁止軍火運華。海軍派既急不及待，如果他們的主張佔勝利，華南戰爭的爆發便是朝夕間事了。

二、從日本最近的軍事行動考察牠的進攻方向

日本對華南的進攻，雖像是時張時弛，但它已一步一步向着這個目的前進。據新近報上所載，日本實行南攻的計劃是這樣的：（一）動員四師團以及以台灣爲南侵的給養和海軍的根據地；（二）襲擊虎門，佔領台山，中山兩縣，使它們成爲進一步軍事行動的據點；（三）在東沙羣島和濶洲島建立海空軍根

據地；（四）從廈門進攻潮汕，佔領北海，以切斷粵桂之聯絡；由赤坎進攻廣東南路，並佔據海南島；（五）完全炸燬廣九粵漢兩鐵路；（十二月廿三日中央社電。）去年除夕「大公報」也有差不多一樣的報道。

日本南攻之以台灣爲根據地和須調動四師團以上的兵力，是無可疑的。以它的進攻前線而論，只就近來日本在華南的軍事動作看來，日本之進攻華南，是有方向可尋的。到今日爲止，日本在華南的軍事行動，有三個方面：（一）佔據沿海島嶼，和在沿岸上陸；（二）軍艦的窺伺和砲擊；（三）飛機的轟炸。茲分別論列如後：

日本海軍陸戰隊的上陸，除了爲掠取軍艦必需的糧食和淡水以外，還帶嘗試探虛實，找尋軍事動作根據地的性質。因此，日寇在華南沿岸先後所佔領的島嶼，爲數已不少，（福建之金門、斜洋，廣東之廣沙、荷包、三灶、高瀾、橫琴、聖仙、上川、灩洲等島）均有或多或少的經營，但大部分只是暫時的佔

領，例如一度被佔之三灶、高瀾、二浪、三浪、以及聖仙諸島，已爲敵人所放棄。不過，我們難保日寇不再捲土重來，而且，上述的被佔島嶼中，有大部分是中山和台山所屬（中山之橫琴、高瀾、三灶，台山之上川、下川、亦爲它的攻擊目標，）這顯見日寇有一定的企圖。中山在地理的位置上是可以作爲進窺廣州和威脅香港的根據地的，而中山海岸又較適宜於大軍艦的灣泊。台山如被敵人佔據，它可以沿寧陽鐵路再循江佛公路來進攻省城，他方面可以截斷廣州與中山的聯絡。這幾天所傳日軍窺伺萬衆羣島和謀在虎門外三板島登陸的企圖，恐怕也與切實封鎖廣州和進攻虎門有關。至於在金門島一地，日寇有較大規模和持久的經營，據報他決定用三十萬元築機場和小型軍港，以金門爲根據地進攻廈門，以至攻取潮汕，當在日寇的計劃的一部分。滬洲的被佔，在去年底已由外報証實，它對於日軍預定進佔海南，在廣東南面上陸和切斷粵桂的企圖，都有很大的作用。至於西沙羣島、萬衆羣島、橫琴島等地，在包圍香港上都

很重要，所以也不會爲日本所放過。

華北敵艦的游弋和游擊，一方面是爲着封鎖我們的海岸，他方面也是窺探虛實，準備將來乘隙登陸。爲達到這兩個目的，敵艦使來去飄忽，但同時從它們的來蹤去跡，也可窺見日寇的注目之點。例如據廣州八日的情報，沿海寇艦停泊各處者，統計惠在小星中外停有一艘，瓊海文昌鋪前港海面華北停泊一艘，赤溪停巡洋艦兩艘，橫琴停砲艦三艘，巡洋艦三艘，運輸艦一艘，北海地角海灣泊敵艦三艘，荷包島泊大小敵艦六艘，唐家灣三艘，大鵬灣五艘，大型巡洋艦五艘。據九日的情報，則說金門島泊四十餘艘，南澳二，平海一，三門灣三，寶安三，固戍一，虎門下游二，橫琴十，南海七，瓊海十餘。（一月九日、十日掃蕩報。）這些情報雖不盡實，但已可見見日本的目的除仍注重珠江口的封鎖和廣九路的切斷之外，對於廣州和瓊崖的窺伺，似已加急。

敵機在華南轟炸的目的物，爲粵漢，廣九，寧陽等鐵路，飛機場及其他軍

事要地。據報除唐家灣常川泊有敵航空母艦外，澗洲島洋面新近也泊有敵航艦龍驤號，最近兩月來，敵機對於粵漢、廣九鐵路的轟炸，差不多沒有一天間斷，這幾天敵機轟炸的範圍且及於北海和南寧，與寇艦的移動方向的相應。

三、從日本的目的來加以考察

再就日本進攻華南的目的來觀察，切斷華南的國際交通，當然是最急切和重要的。最近敵機每天兩三次對廣九和粵漢兩大鐵路的重要車站和橋梁，施以猛烈轟炸（每天平均投彈三十餘枚），但是，因為沿路空防的相當嚴密和我們的鐵路工人修路的努力，這種轟炸還沒有達到它們的目的。因此，末次內相曾狂言非加緊封鎖廣州不可。對廣州的切實封鎖要實施兩個辦法，一即是斷絕省港輪船的交通，但以省港船是英籍的緣故，採用這個辦法即須宣戰。最近日艦又截留省港輪船，加以檢查，似乎是加緊封鎖的先聲。此外，日本還須以登陸軍隊切斷廣九鐵路。為實現這個目的，有三處是適宜於登陸的：（一）是寶安

縣屬的赤灣，與廣九路之深圳站頗近，日艦於滬戰初起時曾向該地發砲；（二）是大鵬灣的沙頭角，離深圳站更近，即去年底謠傳日軍大隊登陸的地點；（三）是惠州屬的澳頭港，由該地上陸可以趨樟木頭或平湖站。前兩個地點太接近香港新界了，容易惹起糾紛；澳頭港宜於軍艦的灣泊，故一般人推測，從澳頭上陸是最有可能的。不過，無論如何，省港交通的切斷便會使香港淪為死港，結果會像英報所言，「使英日關係進至決裂的程度。」在日本沒有向英國開火的決心以前，這不能不加以考慮的。

除了港粵交通外，華南還可與安南交通。在這方面有兩條路，一是由海防、河內沿鐵路至鎮南關，循廣西的公路，經龍州、南寧北上；一是由安南渡到命江至廣東欽州屬之東興，沿南路的公路北上。現在日本之占領瀾洲島和轟炸北海、南寧，當是與切斷這方面的交通線有關。

廣州為華南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的中心，先行進佔廣州是日本南攻計

劃中應有的一着。不過，即捨去國際關係不說，廣州的進佔是頗費力氣的。虎門航路既已封鎖，虎門砲台的防禦實力也相當堅強，軍艦闖入不易；台山、中山兩縣均駐有相當兵力，而沿岸壯丁隊槍械充足，頗能拚死抵抗，從下川島鄉民抗戰之英勇，可以概見。此外珠江三角洲港汊紛歧，稻田滿目，機械化部隊也難進展，故日寇改由珠江口以外的地方登陸，轉趨廣州，也是有可能的。

富庶的廈門、潮汕當然也是日寇的攻擊的目標，不過比起廣州來，需要沒有那樣的逼切。敵艦砲擊廈門已久，但至今未下，至於從廈門經漳州入粵攻潮汕，未免迂遠，恐怕不會成爲事實。

日本認海南島可作爲將來遠東大戰中的海軍根據地，久已垂涎，對於我國開發海南島的計劃，極爲注意。而且海南既屬孤島，我方縱有相當充實的駐兵，日本軍艦也易於進行牠的威脅。最近傳某國促日本佔領海南，雖經否認，但華南戰爭一發生，海南恐怕即會成爲日本攻佔的目標。它所顧慮的只是那間接

受威脅的法國以至英國的態度而已。

爲完成南攻的目的，阻止從廣西來的援兵，切斷粵桂的聯絡，佔領廣東南部也是必要的。廣州灣對岸的赤坎，和澗洲島西北的北海，是兩個可能的登陸地點，在前一個地方登陸，對於法國的威脅太大了，日本或者會選擇第二個。

不過，無論日本的主要的進攻方向是甚麼地方，根據東戰場的經驗，日本在初時是會從多方面同時並進的，然後利用它的軍艦運輸的便利，避實就虛，集中兵力於一處來攻擊，甚至迂迴來遂行它的計劃。其次，交通線的佔奪和切斷，既爲日本南攻的主要目的，接近鐵路和公路幹線的地方，當會首先受到日本的攻擊。

四、保衛華南應注意之點

日本對華南的大規模進攻，既是時間的問題，對於華南的保衛，自須加緊準備。華南在臨海的位置和地形上，頗有與東戰場相同的地方，東戰場失敗的

教訓更應深切地學習。第一樁應注意的事當然是武裝民衆。自去年底華南一度告急以後，華南的駐兵略有增加和調動，但是在海岸線很長的華南，靠他們來抵禦調動敏捷每每乘隙登陸的敵兵，仍是不够的。據說單是在廣東一地，民間便有四五十萬的槍枝，華北人民的保衛鄉土觀念以至民族意識又較強，武裝民衆當比他省爲易。現廣東當局已發動人民自衛隊的組織，不過，真正民衆的武裝才是可靠的和有力量的，像從前編「民軍」那樣的辦法，不會有甚麼效果，這一點應當注意。

其次，閩東、閩北、閩南和瓊崖都有不少的舊紅軍，他們改編爲國軍之說雖已傳了很久，但因種種問題，到現在還沒有完成。這些善於游擊戰的部隊，應當給予充分的餉械，使他們在將來戰事起時發揮他們的特長，與陣地戰相配合。

日寇在華南的特務機關，進行收買漢奸的工作已久，沿海居民船隻供給敵

人以糧食的事也是有的，在將來戰事發動時，像在上海戰線給敵人引路的漢奸難保沒有。所以對於沿海的漁民、鹽民的生活，組織和訓練，應特別注意。單是壓制他們（如禁止漁民出海，）只會弄出不好的影響來。

此外「水來土淹」式的呆打之竭力避免，堅壁清野之實施，諜報組織之力求靈敏，特殊地形之利用（如珠江三角洲的地形，）等等，都屬將來在華南對敵人抗戰應注意的事，不必細述。

假如日本對華南的進攻，真個牽涉到香港，以至安南，那麼戰局便擴大複雜，已不是本文所能論列的了。（參看第十二圖）（思慕）

(七)日寇軍事的動向和範圍

在日本政府裏面決定進攻中國政策的顯然是有兩派的勢力。一派主張以佔領我國沿海要地，封鎖我國全部海岸爲使我屈服的主要策略。而要進攻華南，斷絕廣州與香港的交通，則勢非開罪英國不可，所以這一派是不惜同時對英作戰的。第二派主張以陸軍爲征服中國的主要力量，它不願意對海軍國挑釁而認定蘇聯爲惟一假想敵人；主張要保留相當軍力以備對蘇之用。這是兩派主張不同之處。然而它們要以軍事一氣征服中國而於每一軍事段落結束的前後又都在那裏等候着我國的屈服自亡，則是完全相同的。

第一派的勢力顯然是以海軍爲中心。現任內相末次海軍大將就是它的發言人。正月號的『改造』內，載末次的談話明稱：『而中國之所以能發出長期抵抗的豪語，實有恃於英國的援助。因此日本之必欲滅絕這種援助的根源，實在是

十分需要的。』旋論蘇聯助華之事，又稱：『但若不到最後關頭，這方面的戰爭（指蘇聯）也許不致爆發於旦夕。』正月號的『中央公論』內載末次一文也攻擊『老奸巨滑的英國，』不遺餘力；認爲英國若仍執迷不悟，則『勢非釀成滔天大禍不可。』于去年十二月長江炸艦事件發生以後又對巴黎晚報記者說：炸艦爲不可避免之事，以後容或再有此類事件發生；日本當佔領海南島和廣州，即與英國發生磨擦，亦難顧及。今年一月五日復對各外國記者爲同樣的說明。在一月九日閣議討論『對華新政策』時又主張日本應採取有效方法以禁止軍火輸入中國。東京最近發現海軍省宣傳機關所印行的小冊子也明白主張：日本當以種種方法離間英美，勿使互相接近；對蘇作戰能受其利者只有英國。是海軍爲這一派勢力的中心，自甚明顯。第二派的主張是這次戰爭始終實行的策略。它是以陸軍爲中心，當然是不用說了。

敵人于攻陷我國首都之後，有三個軍事動向可以採取。第一個動向是進攻

廣州，斷絕它與香港的交通。當時第一派顯然是竭力主張採取這個動向的。敵人在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一面攻佔南京，一面就把英美停泊長江的軍艦及商船轟炸。他們的目的顯然在試探英美的反響——第一要看它們是否甘願退出中國，第二要看它們能否合作。在這時第一派的勢力發生了極大的作用，它已經能使日本政府在外交上反映它的主張。日本政府當時對美國竭力敷衍而對英國則故意冷淡。後來對於英國照會的覆文也故意擱在對美覆文之後。經英國一再表示不耐煩後，才把它發出，然又施了一些波折玩弄的手段。同時竟有日本水兵一小隊在香港境內託故登陸，日艦追擊中國海關巡船直入香港水面且將該船拖走，又有飛機結隊飛入香港領空。此類事件連續發生。而閩粵海邊敵人軍艦棋布，沿岸島嶼也時被佔領。就是海南島也有被用作爲根據地的危險。是當時敵人的確有意採取這個軍事的動向。後來看見英美進行着平行的交涉；美國於不得滿意解決時有與英國舉行海軍共同示威的可能；英國表示保守香港利益的決心

；英美兩國都決定加強遠東和太平洋屬地的防事；英法，英荷都有在遠東切實合作的可能；他們才不得不暫時停止，另轉他向。這可算是海軍派的計劃失敗在將要見諸實行的當兒。國際形勢是使日本應採取這個計劃的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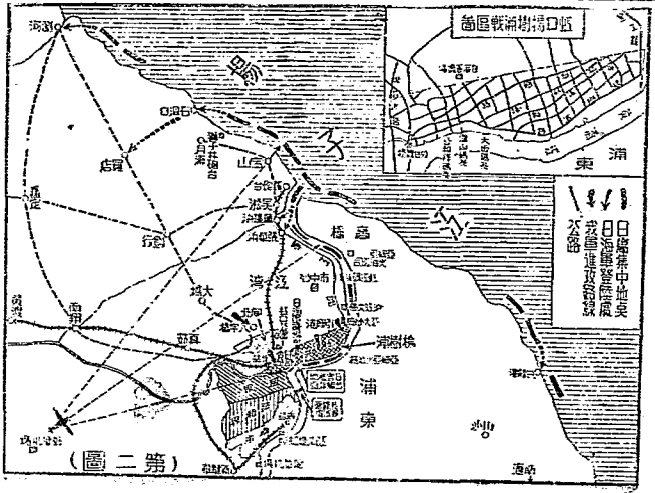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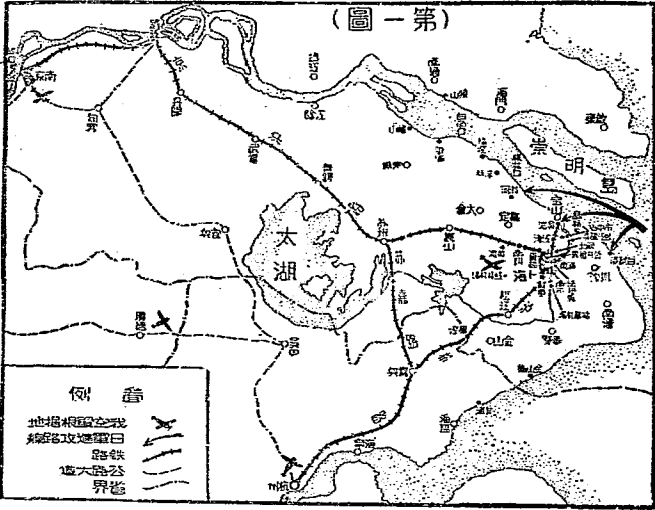
第二個動向，就是由杭州西向入贛，直取湘鄂，這條路線一面可以截斷粵漢線的交通，一面可以直搗政治中心和地理中心的武漢，而同時又可以避免對外第三國的直接摩擦。敵人於佔據南京之後，稍經猶豫期間，的確就攻取杭州，向西進兵，似已顯然採取這個動向。然而不久又即中途停頓。後來且把那一方面的軍隊逐漸移往他方。這個動向的轉變顯然是因為看到中國確有抗戰到底的決心，認為進攻江西，犧牲必大，而孤軍深入也有危險，我國堅強抗戰的準備可說是使敵人捨棄這個動向的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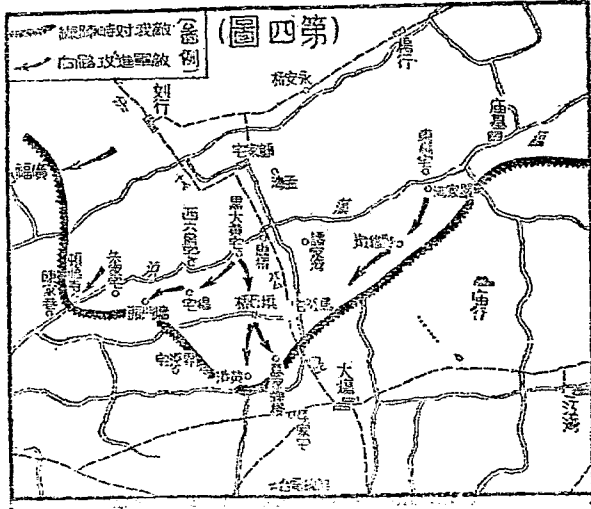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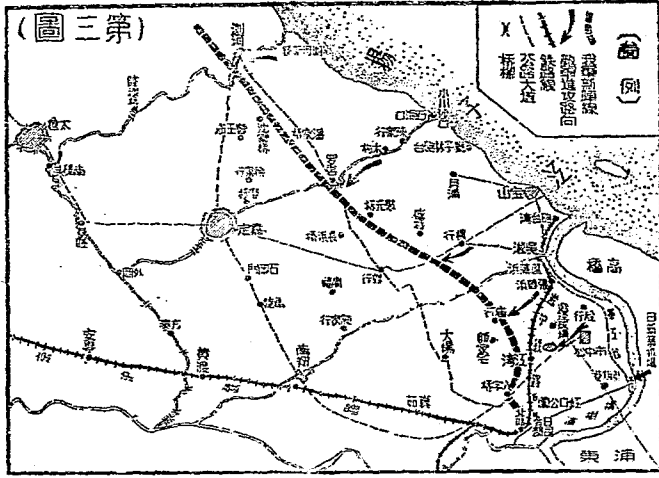
第三個動向就是敵人現在進行的路線——打通津浦綫，再沿隴海綫西進與平漢線的敵軍會師河南，造成西面可以取晉南面可以取鄂的形勢。這個計劃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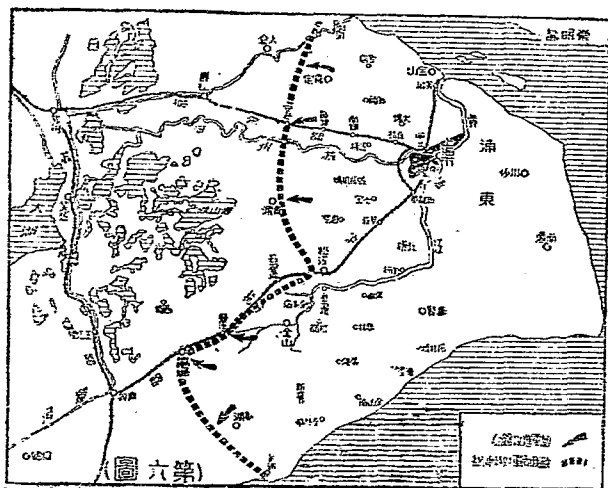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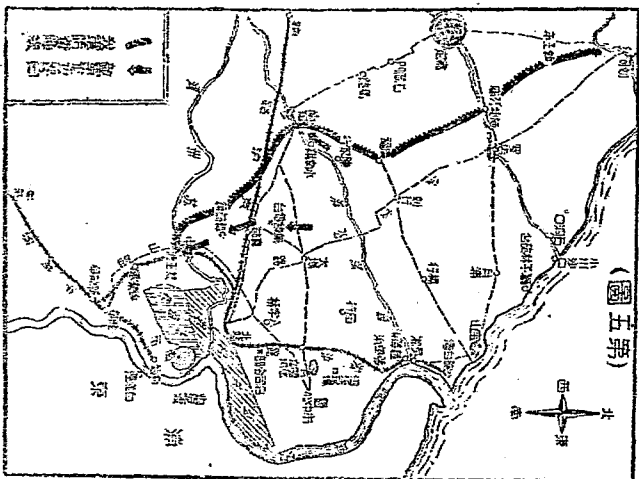
以整個華北爲以後進攻華中的根據地而同時又取得對蘇地形上的便利。這是一個最穩健而兇狠的計劃，當然是出於上述第二派即陸軍派之手無疑。日本御前會議的結果，除去已經聲明者外，顯然只是決定積極進攻我國而並沒有變更這個計劃。近衛日前對記者談話，糾正對第三國進攻的論調，也是一個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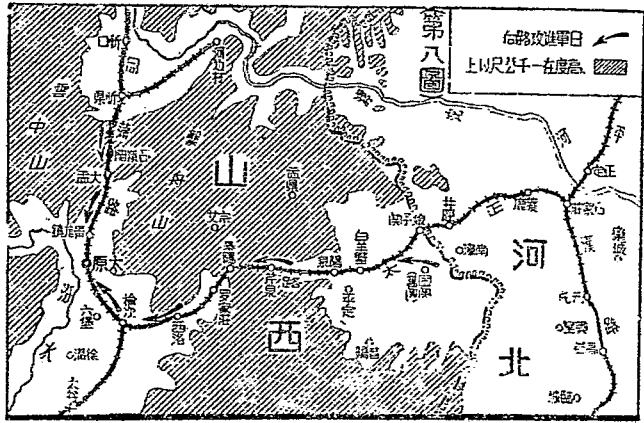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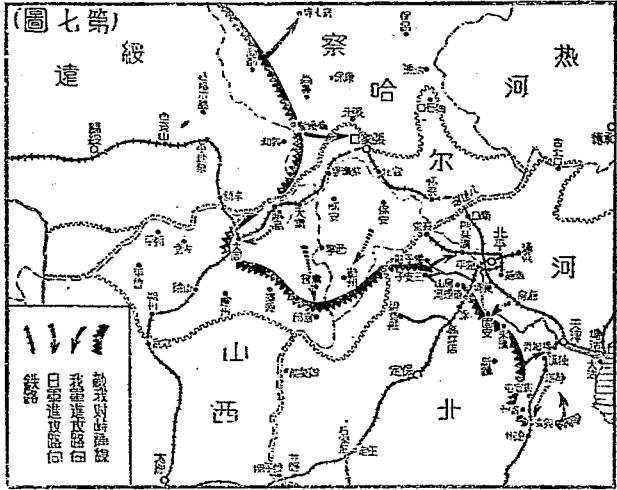
以上是敵人目前的軍事動向和範圍。講到以後的變化，則有三點應該注意。第一是日本政府的各派勢力永久在鬥爭的中間，將來海軍派的主張並非絕對不能戰勝現行的主張的。如此則有隨時挑動他國的可能。第二是敵軍如得會師河南而再南下進攻華中，圖吞全圖，則軍隊深入內地及激動他國反響的危險，也都仍舊存在，我國是應該注意利用的。第三是敵軍如能會師河南，而以後竟從事肅清華北，整理後方，對於進攻華中暫時停頓，則孤軍深入的危險既可避免，惹起國際動作的可能，亦可較小，等到後方鞏固之後再開始爲第二步的進攻。這是最毒辣的手段，不可不先事預防的。要防止這種狀態的發生，就惟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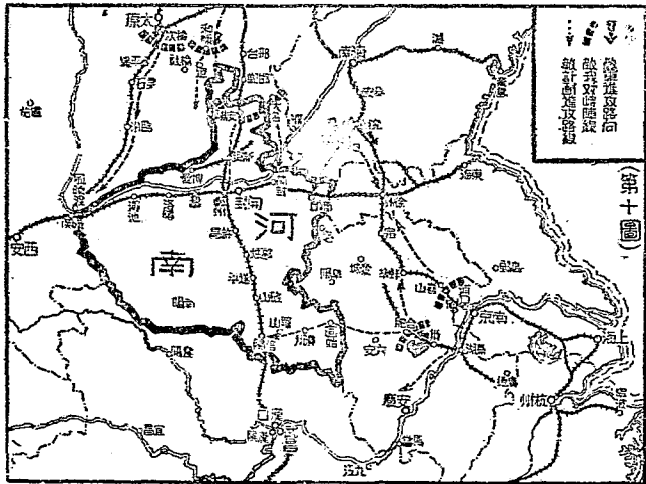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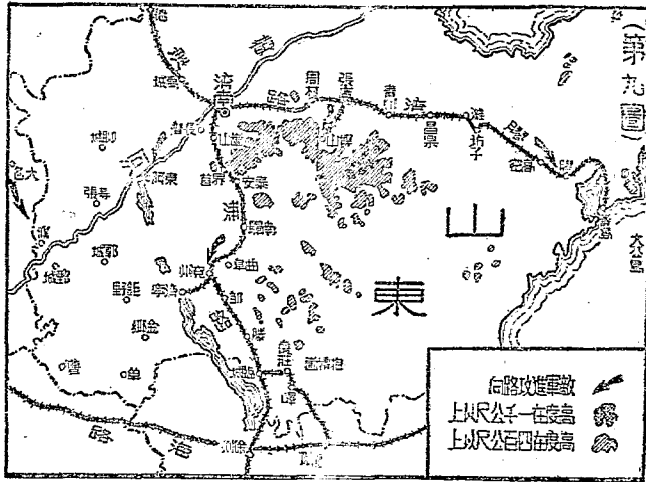
在目前堅守魯境，反攻浙皖，保衛河南，鞏固山西，這是在敵軍動向已經很明顯的今日所應該特別注意努力的。（張志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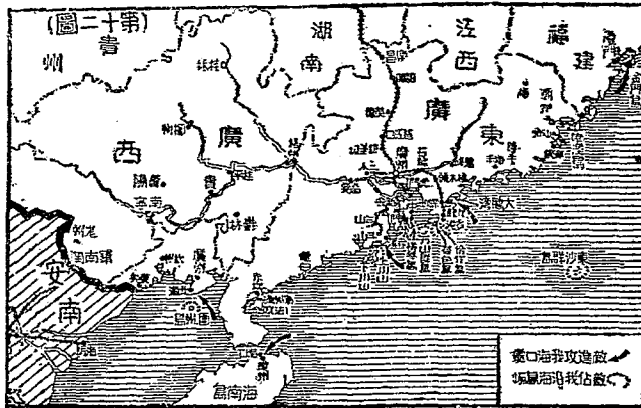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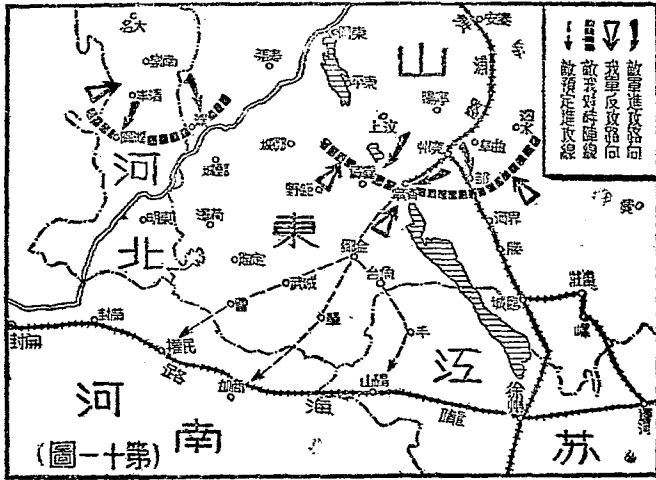












六個月來的抗戰

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初版

全一册

實價國幣二角五分

編者 虞念堯

漢口交通路生成

發行者 全民出版社

南里第六十三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82
212784